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九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八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外傳國語一

商王帝辛大惡於民

周語

韋解曰大惡大爲民所惡

樾謹按下句庶民弗忍始以民言若此句已言大爲民所惡則不必更言庶民弗忍矣大惡於民猶云大虐於民也廣雅釋詁曰虐惡也是惡與虐同義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解曰幾危也頓敗也

樾謹按幾乃語詞易小畜上九月幾望虞注曰幾其也王幾

頓乎猶言王其頓乎頓者勞罷之意戰國策秦策吾甲兵頓高誘注曰頓罷也穆王廢先王之典而勤兵以遠故言王其頓乎下云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是穆王此行未嘗危敗若從韋解則祭公所言爲已甚矣

近臣盡規

解曰盡規盡其規以告王也

樾謹按韋解盡字未得其義盡者進也爾雅釋詁蓋進也蓋盡義通漢書高帝紀主進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賁又作贐音皆同耳古字段借故轉而爲進然則進規之爲盡規猶主賁之爲主進也韋氏以本字讀之失其義矣

而後王斟酌也

解曰斟酌也酌行也

樾謹按韋以斟酌爲取而行之此非古義也白虎通禮樂篇周公曰酌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說文女部酌酌也斟酌二姓者也然則斟酌乃古時常語蓋斟酌本雙聲字廣雅釋詁曰斟酌也是二字同義凡酌酒不可太過亦不可不及貴適其中孔明出師表曰斟酌損益以斟酌與損益竝言最得古人語意此傳所謂斟酌者蓋合公卿以下諸人之言而可否之去取之也今俗語凡度量事物皆曰斟酌乃古語之存者

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

解曰導開也

樾謹按導與道同法言問道篇曰道也者道也故導亦爲通
上文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注曰導通也下文川氣之導也
注曰導達也達亦通也然則導利而布之者通利而布之也
韋訓爲開於義稍迂

夫事君者險而不懟

解曰在危險之中不當懟

樾謹按如韋義則與下句怨而不怒不一律矣險而不懟疑
當作慊而不懟淮南子齊俗篇衣若縣衰而意不慊高注曰
慊恨也慊而不懟言雖恨而不懟正與下句怨而不怒同義
古字險與隙通爾雅釋山篇釋文引字林曰隙山形似重甌
集韻引字林曰險山形如重甌是其證也險與隙通故亦與

慊通矣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

解曰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爲廩以藏
王所藉田以奉齋盛布賦也

樾謹按上文曰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是日卽耕藉之
日也此承上文而言則亦與同日可知是時甫耕未及收也
何遽及此且王所藉田以奉齋盛何以布之於農乎竊疑廩
於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此十三字爲錯簡當在下文
耨穫亦如之之下於農二字爲衍文涉下句民用莫不震動
恪恭於農而衍也當云耨穫亦如之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
而時布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如此則文義自順矣簡

策錯亂誤入上文幸衍於農二字轉可因以訂正耳

司商協名姓

解曰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商金聲清謂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

樾謹按聲有五不當獨舉商之一聲以名官也商當讀爲章古音相近尙書桀誓我商賚女釋文曰商徐邈音章又水經漯水注商漳聲相近竝其證也漢書律厯志曰商之言章也是二字聲近義通呂氏春秋勿躬篇臣不如弦章韓子外儲說篇作弦商僖二十五年左傳杜注曰商密今南陽丹水縣續漢書郡國志南陽郡丹水有章密鄉竝古字通用之證說文音部章樂竟爲一章從音十十數之終也然則司樂者謂

之司章正取樂竟爲一章之義因段商爲之學者遂不得其解矣

陽失而在陰

解曰在陰在陰下也

樾謹按在陰下而但曰在陰文義未了在當讀爲載載從戈聲在從才聲亦或從戈聲州輔碑哉貴不濡在作哉是其證也故在載古得通用陽失而載陰謂陽在陰下以陽載陰也淫而得神是謂貪禍

解曰以貪取禍

樾謹按如韋義則與上文道而得神是謂逢福不一律矣貪當讀爲探釋名釋言語曰貪探也是貪與探聲近而義通後

漢書郭躬傳捨狀以貪情章懷注曰貪與探同是其證也爾雅釋詁曰採取也探禍猶言取禍也韋不知貪爲探之段字其義卽爲取乃曰以貪取禍失之矣

拜不稽首誣其王也

解曰誣罔也

樾謹按拜不稽首乃不敬非誣罔也誣蓋輕字之誤古書從巫從丕之字往往相溷顏氏家訓書證篇所謂巫混經旁是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喜之而觀其不誣也周書文王官人篇作喜之以物以觀其不輕戰國策韓策輕強秦之禍韓子十過篇作輕誣強秦之禍蓋誣卽輕字之誤而衍者竝其證也拜不稽首故爲輕其王下文云誣王無民又云故晉侯誣

王人亦將誣之諸誣字皆當作輕韋據誤本作注失其義矣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解曰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

樾謹按艾之訓報其義未聞詩鴛鴦篇福祿艾之南山有臺篇保艾爾後毛傳竝曰艾養也此艾字亦當訓養蓋從上句樹字生義凡樹蓺五穀及蔬果之類皆所以養人故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又晉語曰樹於有禮必有艾義亦同此言必得其養也韋訓爲報雖於語意未失恐非古訓

且夫兄弟之怨不徵於他

解曰徵召也他謂狄人

樾謹按徵猶證也禮記中庸篇雖善無徵又曰徵諸庶民鄭

注曰徵或爲證是徵證義通不徵於他言兄弟雖有怨不就他人而證驗其是非也韋注失之

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

解曰蔑小也

樾謹按詩桑柔篇國步蔑資鄭箋曰蔑猶輕也周易剝六二蔑貞凶釋文引鄭注曰蔑輕慢然則蔑之猶輕之也說文心部懣輕傷也蔑卽懣之段字韋訓爲小失其旨矣下文單襄公聘于宋章曰是蔑先王之官也蔑亦輕慢之意韋訓爲欺亦非是

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

解曰創造也庸用也謂爲天子造制度自顯用於天下

樾謹按韋解創制顯庸竝未得其旨創制二字同義創造也孟子梁惠王篇可使制梃趙注曰制作也作亦造也故論語憲問篇裨諲草創之釋文曰創制也然則創制一也創制天下猶言創造天下耳顯庸二字亦同義顯明也庸讀爲融鄭語命之曰祝融韋解曰融明也下文穀洛鬪章顯融昭明彼作融者正字此作庸者段字然則顯庸亦一也自顯庸猶言自顯明耳韋氏解顯融曰融長也亦失其旨顯融與昭明止是一義

余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

解曰章表也所以表明天子與諸侯異物也

樾謹按廣雅釋器曰章程也下文隨會聘於周章曰將以講

事成章韋注亦曰章章程也是章與程同義詩小旻篇匪先民是程毛傳曰程法也然則大章猶大法也謂以私勞變前人之大法也韋注非是

五色精心

解曰五色之章所以異賢不肖精其心也

樾謹按精當讀爲旌精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聲近而義通釋名釋兵曰旌精也有精光也列子說符篇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爰精目二字相通之證五色旌心與下句五聲昭德一律言五色所以旌表其心五聲所以昭明其德也上文賜晉惠公命章曰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韋注曰旌表也正得其義此文作精者段字耳

宗祝執祀

解曰宗宗伯祝大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

樾謹按賓雖有事於廟然非祭祀也何以執祭祀之禮乎執祀疑當作執禮禮記文王世子篇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裸記篇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論語述而篇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竝執禮二字之證宗祝執禮言賓至則宗祝執其禮也古文禮字作礼與祀字相似因誤爲執祀矣

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

解曰簡略也彝常也言其棄禮簡略常服也

樾謹按以簡彝爲簡略常服文義未安爾雅釋詁曰夷易也
彝與夷古通用簡彝卽簡易棄衮冕而南冠以出是簡易也
故曰不亦簡彝乎

寬肅宣惠君也

解曰宣徧也

樾謹按說文心部愜寬閒心腹貌從心宣聲詩曰赫兮愜兮
今毛詩作咺釋文引韓詩作宣蓋愜咺宣三字聲近而義通
是宣有寬義也又長發篇元王桓撥毛傳曰桓大也宣與桓
亦聲近而義通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
宣脣皆其證也文十八年左傳曰宣慈惠和宣惠與宣慈義
正相近蓋宣有寬大之義故配慈惠言之韋訓宣爲徧雖本

爾雅然下文曰教施而宣則徧若從韋解是教施而徧則徧
矣豈可通乎

魯執政唯強故不歡焉而後遣之

解曰魯執政之人唯畏其強禦難距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
之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唯畏其強不得但云唯強注義非也
魯執政唯強卽指叔孫僑如而言僑如於魯亦卿也故以執
政言之王孫說之意蓋謂魯執政之臣皆強故君雖不歡而
不得不從其請耳

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

解曰微無也言軍無計謀

樾謹按韋解微謀二字未得其旨謀卽上文五勝五敗之說
乃卻至之謀也卻至蓋謀是戰也吾固有謀矣卽無此謀吾
尙有三伐二句承上以起下微字有字相應正見卻至自伐
其功有悉數難終之意

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

解曰民力所爲

樾謹按仁禮勇三者非民力所爲也民疑義字之誤下文曰
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是三
者皆以義爲本故曰夫仁禮勇皆義之爲也義字缺壞但存
其下我字因誤爲民耳

制朝以序成

解曰序次也朝不越爵則政成

樾謹按上句曰制戎以果毅果毅一字平列則序成二字亦
平列不當如韋氏所解也蓋序成二字同義序次也成亦次
也言制朝廷之位則以次第也儀禮覲禮篇鄭注曰成猶重
也爾雅釋丘曰丘一成爲敦丘呂氏春秋音初篇曰九成之
臺郭璞高誘注竝與鄭同廣雅釋詁亦曰成重也凡相重者
卽有相次之義成之義爲重故亦爲次猶序之義爲次而亦
爲重也史記趙世家序往古之勳正義曰序重也足證其義
之通矣又上文穆王將征犬戎章曰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
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
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二字義亦當與此同言依此次弟而

有不至也序成蓋古語後人不得其解耳

步言視聽必皆無謫

解曰謫譴也

樾謹按無謫猶無咎也上文秦師將襲鄭章曰秦師必有謫
韋注曰謫猶咎也謫即謫之異文漢書五行志引此文亦作
謫

視遠日絕其義

解曰言日日絕其宜也

樾謹按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淫
日離其名四日字均當作曰猶云是謂絕其義是謂棄其德
是謂反其信是謂離其名也日曰二字形似易混故陸氏釋

文遇此二字每加音以別之周易大畜九二曰閑輿衛釋文
云曰音越鄭人實反詩七月篇曰為改歲釋文云曰音越一
讀人實反如此之類並兩存其讀矣

厚味實腊毒

解曰腊亟也讀若廟昔酒焉味厚者其毒亟也

樾謹按文選七命注引賈逵曰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也
此說視韋解為長古昔腊同字詩墓門篇誰昔然矣毛傳曰
昔久也故腊亦久也鄭語曰毒之酉腊者其殺也滋速此腊
字亦當訓久周禮酒正二曰昔酒鄭注曰昔酒今之酉久自
酒酉腊即酉久也久則有積滯之義故久與積義相通漢書
嚴助傳注曰積人也厚味實腊毒言味厚則毒積也說文水

部渚所以擁水也毒積謂之腊猶水積謂之渚矣

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

解曰故故事也

樾謹按既云大誓而又云故者故卽詁字爾雅釋詁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訓傳蓋周公所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解釋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公所引大誓故卽是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引之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體

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率以故事解之未得也

決汨九川

解曰汨通也

樾謹按下文汨越九原注曰越揚也而不釋汨字蓋韋氏之意謂兩汨字義同王氏念孫解汨越九原句曰汨越皆治也說文汨治水也廣雅越治也汨與越聲相近故義相通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下句是矣而於決汨九川句不置一詞則亦未得其義蓋兩汨字義各不同汨越之汨其本字也決汨之汨則當爲汨乃搢之或體也玉篇手部搢胡沒切掘也又曰搢亦搢字穿也說文有搢無汨然荀子堯問篇曰深汨之而得甘泉焉正論篇曰亂今厚葬故汨也列子說符篇曰

俄而扣其谷則不得謂古無扣字矣決扣義相近扣亦決也
尚書益稷篇予決九川卽其義矣

宅居九隩

解曰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樾謹按九隩疑當作四隩卽禹貢所謂四隩旣宅也涉上文
九山九川九澤九藪九原而亦誤作九隩耳不知上五句自
作九此句自作四正與下句合通四海以類相從說文土部
塿四方土可居也隩卽塿之段字可知古有四塿之說無九
塿之說也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解曰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比於股肱心膂呂之

爲言膂也

樾謹按上文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也注曰姒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下爲大也然則此
文亦當兼賜姓曰姜言之不得專以氏曰有呂爲說也姜從
羊聲養亦從羊聲疑養物卽說姜字之義依聲爲訓古書類
然以養訓姜猶以祉訓姒也韋氏未見及此當補注曰姜猶
養也於義方備

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

解曰明精氣也

樾謹按爾雅釋詁曰明成也古成盛二字通用明訓成故亦
訓盛淮南說林篇長而愈明高注曰明猶盛也禮記明堂位

正義曰明堂盛貌然則爭明猶爭盛也呂氏春秋悔過篇曰此其備必已盛矣高誘訓爲彊然則爭盛猶爭彊也韋氏以精氣釋之義轉迂矣哀十六年左傳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爭明蓋古人常語後人不達古語故失其解杜預以明無不勝爲句則並失其讀矣昭三年傳曰二惠競爽競猶爭也爽猶明也亦卽爭明之意說詳左傳

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

解曰混同也

樾謹按混厚二字同義混亦厚也混當讀爲惛說文心部惛重厚也今惛厚字皆以渾爲之而混與渾又通用故混厚卽渾厚實則惛之段字也注訓爲同失之

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

解曰翳猶屏也人民也奪其資民離叛是遠屏其民也一曰翳滅也

樾謹按此當從一曰滅也之訓韋疑翳無滅義故先以屏釋之不知翳通作殪詩皇矣篇其茁其翳毛傳曰自斃爲翳釋文曰韓詩作殪是翳與殪聲近義通釋名釋喪制曰殪翳也然則翳亦猶殪也翳其民卽殪其民故其義爲滅若訓爲屏則義轉迂矣

三曰姑洗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也

解曰姑潔也洗濯也言陽氣養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樾謹按姑字無訓潔者韋注原文當作姑枯也故其下云洗

濯枯穢今作潔者蓋其字偶缺淺人妄以意補之耳高誘注淮南子天文篇時則篇竝曰姑故也洗新也韋義正與高同姑之爲枯猶姑之爲故竝以聲爲訓

四聞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解曰展審也

樾謹按展與布同義故小爾雅廣言曰布展也然則展亦猶布也和當讀爲宣尙書禹貢篇和夷底績水經桓水篇注引鄭注和讀曰桓桓與宣竝從亘聲和之讀爲宣猶和之讀爲桓也和展百事者宣布百事也周官小司寇職曰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乃宣布于四方布憲職曰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方是其義也韋讀和如本字而訓展爲審則和與展義不相

屬矣

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民也

解曰亂治也柔安也

樾謹按下文齊閭丘來盟章曰其輯之亂韋注曰凡作篇章義旣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如今三節舞矣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然則羸亂之亂當與彼同上文曰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注曰長謂先用之也是此樂以羽爲始以羸爲亂故曰羸亂其命名之意在羸不在亂優柔容民乃釋羸字之義羸之言羸也爾雅釋天夏爲長羸釋文曰羸本或作羸是羸羸古通用襄三十一年左傳以羸諸侯杜注曰羸受也荀子解蔽篇故曰心容楊

注曰容受也羸容義既相近以容訓羸正古義矣亂乃樂終之名非義所在故無說也韋注未得其義

昭明大節而已少曲與焉

解曰曲章曲也與類也言飫禮所以教民敬戒昭明大體而已故其詩樂少章曲威儀少比類也

樾謹按韋說曲與二字其義甚迂殆非也與古通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竝其證也少曲舉焉謂無委曲之舉動也曲舉與大節正相對成義明道本曲作典疑誤

夫惠本而後民歸之志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魯語

樾謹按本乃大字之誤下文曰今將惠以小賜祀以獨恭小

賜不咸獨恭不優卽承此文而言惠不大爲小賜民不和爲獨恭也又曰夫民求不匱於財而神求優裕於享者也故不可以不本本亦大字之誤民求不匱而神求優裕故不可以不大也若作本字於義皆失矣大與本上半相似因而致誤漢書董仲舒傳曰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漢紀武紀作元者辭之所謂本也是其證

今齊社而往觀旅非先王之訓也

解曰旅眾也

樾謹按此當作齊社而旅往觀說文舛部曰舛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然則齊社而旅往觀卽齊社而魯往觀也上文曰夫齊棄太公之法而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彼

文君字卽此文魯字異名而同實若往觀上無魯字則於文爲不備且不曰觀社而曰觀旅於義又爲不通蓋由淺人不

知旅往觀卽魯往觀因誤到其文耳
臣聞聖王公之先封者遺後之人法使無陷於惡其爲後世昭前之令聞也使長監於世

解曰爲猶使也

樾謹按旣云使無陷於惡又云其使後世昭前之令聞則於義複矣下又云使長監於世殆無此文理也今按此六句當分兩意上三句以先祖言謂王公之先封者宜遺法後人使無陷於惡也下三句以子孫言謂爲後世子孫者當昭前之令聞使長監於世也其爲後世四字爲句韋誤連下六字讀

之遂失其義

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爲選事乎

解曰選事自選擇其職事也

樾謹按選當讀爲纂爾雅釋詁曰纂取也一切經音義引爾雅舊注曰盜位曰纂其實古語凡逆而取之皆謂之纂說文厶部曰𠂔而奪取曰纂方言曰秦晉之間凡取物而逆謂之纂後漢書逸民傳序鴻飛冥冥弋者何纂焉李賢注引宋衷曰纂取也君不命而請之是自取也故曰其爲纂事乎古與聲算聲字往往通用說文食部簞或作饌是其證也詩柏舟篇不可選也後漢書朱穆絕交論作不可算也論語子路篇何足算也漢書公孫劉田王楊蔡陳鄭傳贊作何足選也然

則選之通作篡猶選之通作算耳韋以本字讀之而訓爲選擇義轉迂矣

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

解曰賈唐二君云周公爲太宰太公爲太師皆掌命諸侯之國所當祀也或云命祀謂命祀三公也昭謂傳曰衛成公祀夏后相甯武子曰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如此賈唐得之

樾謹按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太公乃齊之先君魯人豈得祭之下文云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以此告齊尤近不情或說非也賈唐之說亦無確據韋氏舉甯武子之言爲證則亦非也武

王崩周公攝政康叔之封周公主之故甯武子舉成王必兼及周公乃據實而言若伯禽受封與太公無與何必並舉之乎若謂二公竝掌諸侯命祀則甯武子之言又何以不及太公乎是二說胥失之矣今按此太公非齊之太公乃魯之太公也周初諸侯猶沿殷制往往無諡衛之始封曰康叔曰康伯晉之始封曰唐叔虞曰晉侯燮蔡之始封曰蔡仲胡曰蔡伯荒曹之始封曰曹叔振鐸曰太伯脾曰仲君平杞之始封曰東樓公曰西樓公曰題公曰謀娶公宋之始封曰微子曰微仲曰宋公稽皆無諡也齊之有諡自哀侯始哀侯以前曰丁公伋曰乙公得曰癸公茲母凡三君無諡而太公者始封之君又有大功故尊之曰太公猶周之王業始于古公亶父

而尊之曰太王也非獨齊國如此吳自太伯適吳遂以有國至武王追封爲吳伯謂之太伯義猶是也左傳曰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則唐叔虞亦有太叔之稱義亦猶是也魯之受封實始于伯禽伯禽無謚在他人稱之曰魯公可也在魯之臣民稱之曰魯公不可也則其尊之曰太公固其宜矣齊有太公魯亦有太公猶吳有太伯曹亦有太伯各尊其祖不嫌同名後人但知齊有太公而不知魯亦有太公始失其解矣昭三年左傳曰豈惟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賜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與此文法相似彼云唐叔以下舉晉先君而言則此周公太公舉魯之先君而言無疑矣下文齊孝公來伐章曰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太公曰女股肱周室以來輔先王其曰齊先君太公者別于魯先君太公也可見當日屬辭之慎至左傳易之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則失之矣蓋國語乃國史原文左傳則已經左氏刪改也

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

解曰欲以文辭告謝齊也病不能爲辭也
樾謹按此當以九字爲句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謂欲以魯之病告齊也宣十五年左傳曰寡君使元以病告義與此同韋氏因下文問於展禽遂讀病焉二字爲句以病不能爲辭釋之失其義矣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槪謹按國語原文疑當作以膏沐膏師上膏字如字下膏字古報反襄十九年左傳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釋文曰膏雨如字膏之古報反卽其例也槁字說文所無漢斥彭長田君碑作醯亦說文所無蓋皆俗字周禮故書作橐乃段借字司農讀爲槁似亦未得也僖二十六年公使展喜槁師正義引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飲食疑左傳原文亦作膏矣說詳左傳

爵同則厚其好貨

解曰爵與魯同者特厚其好貨

槪謹按當云爵與晉同者於義方合蓋晉人感魯衛同班相恤之故因自加厚於同爵之國也晉魯皆侯爵則與晉同爵

者亦卽與魯同爵然在晉人之意因其與己同而厚之非因其與魯同而厚之也韋注非是

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穢

槪謹按禮記祭法篇曰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
□□武王下有闕文據周語曰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文昭與武烈相對此文疑亦與彼同當作文王以文昭武王以武烈去民之穢

旣其葬也焚煙徹於上

解曰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

槪謹按韋以已葬二字解旣其葬也四字於義未安王氏經義述聞曰旣猶旣而也言旣而夏父弗忌之葬也火焚其棺

槩煙達於上也是讀既字爲一句義亦未得今按既其葬也四字仍當連讀既猶暨也禮記喪大記篇塗不暨于棺鄭注曰暨及也史記秦始皇本紀東至海暨朝鮮正義曰暨及也暨其葬也猶曰及其葬也既與暨古字通周官閭胥既比則讀法注曰故書既爲暨杜子春讀暨爲既

若爲元侯之所以怒大國無乃不可乎

解曰之所謂作三軍元侯所爲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求德當欲不以其所鄭注曰所猶道也若爲元侯之所者若爲元侯之道也蓋作師以承天子乃元侯之道也若如韋解則所下更當有爲字矣

事其君而任其政其誰由已貳

解曰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其誰肯從已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乎

樾謹按由當作曰已當作已而已而之已皆字之誤也其誰曰已貳與上文其誰曰不如先君其誰曰非侮也文法一律言楚臣方事其君而當其政誰謂其已有二心也下文執政不貳卽承此句而言韋注曰其執政之臣無二心則不貳屬執政言不屬諸侯言明甚因此句誤作由已韋乃曲爲之說則與下意不貫矣平丘之會章曰其執政貳也貳字亦就晉執政言可證此文韋解之非

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

解曰若不見討必爲篡不復入爲大夫也

樾謹按此言楚圍以大夫設諸侯之服必有異心若無異心而敢於爲此則是狂易失心不久將死故曰將不入矣言不復能入國也下文曰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正其義也韋謂不復入爲大夫失之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

解曰或云得土如瓦缶狀中有土羊

樾謹按如此說則當云獲土如缶不當云獲如土缶韋氏託之或說蓋亦有所未安耳疑國語原文本作如獲土缶如而古通用日知錄卷三十二所引凡二十餘事可證季桓子穿井如獲土缶者季桓子穿井而獲土缶也下文曰吾穿井而獲狗此如字卽下而字後人不知如而古通用而誤到其文遂不可解矣

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

解曰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氏保章氏與太史相儷偶也樾謹按載之爲天文於義無取殆非也載當爲裁卽災字篆文也載裁竝從戈聲古音相同故周易剝象傳災載爲韵又詩大田篇俶載南畝鄭箋曰載讀如菑粟之菑菑與災古亦通用生民篇無菑無害是也菑粟之菑可以載爲之則菑害之菑亦可以載爲之矣司載卽司災也漢書天文志文昌六星五曰司祿六曰司災是司災乃星名周官有司祿以星名官司災亦其例也司災所掌必天文災異之事故與之糾虔

天刑也

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爲恭

解曰庇覆也

樾謹按庇當讀爲裨比聲與卑聲相近詩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克順克俾節南山篇天子是毗荀子宥坐篇引作天子是庠竝其證也晉語子若能以忠信贊君而裨諸侯之闕注曰裨補也此云能庇昭穆之闕庇與裨字異而義同韋以本字讀之而訓爲覆於義轉迂矣

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

齊語

解曰業猶創也

樾謹按既云舊法不得謂之創用韋注非也爾雅釋詁業敘

也又曰業緒也緒與敘同義說文支部敘次第也是業有次第之義孟子盡心篇有業屨於牖下趙注曰業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蓋亦謂織之已有次第也晉語信於事則民從事有業韋彼解曰業猶次也然則擇其善者而業用之言擇其善者而次第用之耳非創用之謂

政不旅舊則民不偷

解曰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爲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

樾謹按韋訓此句其義迂曲殆非也旅之言拒也御覽二十七引風俗通曰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字亦通作呂白虎通五行篇曰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又曰呂

之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蓋旅與拒本疊韵字故聲近而義通又或連言之曰旅距後漢書馬援傳黠羌欲旅距注曰旅距不從之貌距卽拒也政不旅舊者言爲政不拒絕故舊之人也韋以師旅解之失其義矣

反胙於絳

解曰說云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於絳是爲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卽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於

葵丘致胙肉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槪謹按葵丘之會宰孔致胙不特無辭讓反覆之事且桓公是時亦不至絳舊說固失之矣至人君卽位謂之踐阼不謂之踐胙卽使古字通用然不曰立晉侯於絳而曰復胙於絳義甚不安且惠公之立雖自外入實則父死子繼非鄭厲自櫟衛獻自夷儀失國復歸者可比安得謂之復胙乎是賈侍中說亦非也今按反者歸也孟子養心篇君子反經而已矣趙岐注曰反歸也廣雅釋詁亦曰反歸也反胙猶言歸胙歸胙於絳承上句南城周而言周書作雒篇載周公既城成周乃設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然則齊桓城周之後因祭而歸胙諸侯亦事所宜有也其

獨舉絳言之者是時諸侯莫不事齊惟晉獻恃強不服故齊桓藉寵王室因城周而歸胙以風示之耳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

解曰嶽北嶽常山也

樾謹按傳言嶽不言北嶽注義非也爾雅釋山曰河西嶽郭璞注曰嶽吳嶽也周官職方氏周書職方篇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鄭注及孔晁注竝同此傳所謂嶽濱諸侯卽吳嶽也上文西服流沙西吳注曰雍州之地故此卽舉雍州之鎮言之韋氏以爲北嶽常山失之遠矣

隱武事

樾謹按此隱字韋氏無注下文定三革隱五刃注曰隱藏也

則未得其義也隱當讀爲偃漢書古今人表除隱王師古注曰卽偃王也是隱偃古通用字荀子儒效篇偃五兵楊倞注曰偃仆也莊子徐无鬼篇偃兵其可乎呂氏春秋蕩兵篇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應言篇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凡言偃兵者其義竝同此作隱者段字耳韋卽以隱藏釋之非是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八十九終

長沙王 賓校
善化劉 鐸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九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二十九

德清俞樾蔭甫著

春秋外傳國語二

今晉國之方

晉語

解曰方大也

樾謹按訓方爲大則與下文其土又小義不相屬矣古建國者如方百里方七十里之類皆以開方法計之故四竟謂之四方竟內謂之方內史記孝文紀方內安寧是也晉國之方蓋舉晉之四境言之

非禮不終年

解曰非有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虞云十年

皇清經解續編

羣經平議二十九

而數終唐云不能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

樾謹按不終年者謂不終一年也上文非謀不卒時注曰三月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時然則不終年爲不終一年明矣昭元年左傳趙孟不復年矣杜注曰言將死不復見明年此卽不終年之義也唐云不能終其年固非韋謂不能終十年則亦與正文不合胥失之矣

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

解曰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

樾謹按此說最爲無理方驪姬請于公而使太子居曲沃必言其當居曲沃之故豈宜曰如此則太子可速縊乎速當讀爲束以速縣者以束縣也使太子約束其所屬之縣大夫也

晉之大邑必有屬縣昭三年左傳曰晉之別縣不惟州蓋以州縣舊屬於溫故云然然則曲沃爲晉宗邑亦必有所屬之縣太子居曲沃則諸縣皆受其約束故曰以束縣也下文曰宗邑無主則民不威正其義矣

夫人知極鮮有慢心

解曰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

樾謹按韋注非也鮮當讀爲斯此言人知其位已極斯有怠慢之心也鮮與斯古音相近說文雨部霽從雨鮮聲讀若斯詩瓠葉篇鄭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間聲近斯竝其證也下文曰雖其慢乃易殘也雖當讀爲唯言唯其怠慢乃易於殘毀也說見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乃王氏知雖之

皇清經解續編
爲唯而不悟鮮之爲斯因欲於鮮下增不字失之矣
荀眾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

解曰豈憚殺君也

樾謹按傳言豈能憚君不得增益其文而曰豈憚殺君注義非也憚當讀爲怛考工記矢人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鄭注曰故書憚或作怛惠氏士奇禮說謂當作怛是其證也怛之言痛也傷也方言曰怛痛也詩匪風篇中心怛兮毛傳曰怛傷也豈能怛君言豈能痛傷君也因公言夫豈惠其民而不惠其父故云荀眾利而百姓和豈復能痛傷君乎下文曰以眾故不敢愛親正承此句而言則憚爲怛之段字益明矣里克辟奠不殯而寢

解曰熟食曰殯

樾謹按殯者夕食也孟子滕文公篇饗殯而治趙注曰饗殯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殯不殯而寢謂不夕食而寢也韋注但以熟食釋之於義未盡
殺君以爲廉

解曰賈侍中云廉猶利也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爲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爲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爲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直也讀若鬬廉之廉此說近之

樾謹按奚齊未立固不可謂之君至以君爲獻公義亦未安里克豈欲爲太子殺獻公平苟殺獻公則犯大不韙之名又

何廉直之有乎故此文殺字苟以本字讀之則皆不可通殺
當讀爲弗考工記矢人第矢參分鄭注曰第當爲殺然則殺
之通作弗猶第之通作殺也說文口部弗違也弗君以爲廉
者違君所欲而自以爲廉直也下文曰抑撓志以從君從君
與弗君正相對成義

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

解曰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

樾謹按廣與曠古通用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楊注曰
廣或讀爲曠又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注曰廣讀爲曠然
則廣土猶曠野也求廣土而竄伏謂若吳公子札之棄其室
而耕也非奔他國之謂

以吾存也

解曰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

樾謹按以吾存也四字當連下且必告悔爲義以猶及也周
易小畜九五富以其鄰虞翻曰以及也此言子若往梁驪姬
懼吾至秦乞援必及吾在梁之時而先告悔也韋不知以字
之義故說此不了

宗國既卑

解曰宗國公族也

樾謹按公族不得謂之宗國注義非也哀八年左傳曰今子
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曰輒魯公族故謂之宗國又十五
年傳子贛謂公孫成曰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利猶思不義

利不可得而喪宗國是古者公族之人謂其國爲宗國也舟之僑疑亦號之公族故稱號爲宗國歟

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

解曰二國士里克荀息也

樾謹按上文里克將殺奚齊荀息曰死吾君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是里克荀息初不同謀乃曰二國士之所圖何哉二國士者其一謂里克其一丕鄭自謂也故下文曰我爲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國誰之國也此正與里克共圖之事蓋里克之意止欲殺奚齊卓子而於重耳夷吾二公子中擇立一人丕鄭則並不欲立二公子而

別立疏屬以專晉國故曰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厚者可使無入厚薄喻親疏也言欲立疏遠者以要重賂而重耳夷吾可使無入也及里克不可而丕鄭亦許諾于是仍從里克之始謀殺奚齊卓子而請君子秦矣韋氏不知丕鄭之意故誤解二國士爲里克荀息而說立其薄者二句亦不了也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

解曰當先立誰 又曰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

樾謹按韋氏讀吾誰使先四字爲句非也此當以十二字其爲一句若者擇也說文艸部若擇菜也從艸右右手也是若字本有擇義秦穆之意欲擇立二公子而未知誰可使者故曰吾誰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下文大夫子明曰君使繫

也正與問意相對若從韋注則穆公但謀所使何爲以使紮對乎

魄意之術也

解曰術道也

樾謹按術當讀爲述下文述意以導之卽承此文而言可知術爲述之段字矣魄所以傳述其意故曰意之述也韋訓爲道失之

若無天乎云若有天吾必勝之

解曰云言也晉所行若言無有天也

樾謹按韋讀若無天乎云五字爲句文不成義王氏念孫曰云字當在若字下而以若無天乎爲句若云有天爲句魏志

公孫淵傳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若無天乎若云有天皆用晉語文蓋所見本云字在若字下也說詳經義述聞今按王說是矣而未盡也古本蓋止作若無天乎若云天吾必勝之云卽有也廣雅釋詁曰云有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云災無災相對成文云災卽有災也說亦見經義述聞此傳以若無天若云天相對成文正與彼同其作若云有天者因云或作有而傳寫誤合之也今本作云若有天則又傳寫誤到之也古本亡而古義遂不可見矣

臣怨君始入而報德不降降而聽諫不戰戰而用良不敗

解曰不自降下而背秦也又曰慶鄭諫公使與秦羅若公降心聽之可以不戰

樾謹按此文當以臣怨君三字斷句始入而報德不降二句文法相承皆慶鄭所怨者也韋解降字非是降當讀爲闕古降其聲同尙書禹貢篇北過降水水經注引鄭注曰河內北其山淇水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云其耳此古人降其同聲之證闕字從其得聲故可段降爲之呂氏春秋察微篇吳楚以此大隆隆乃闕之段字大隆卽大闕也隆字從降得聲然則降之爲闕猶隆之爲闕矣孟子梁惠王篇鄒與魯闕音義引劉熙注曰闕搆也搆兵以闕也闕搆

雙聲蓋以聲相訓此文言闕又言戰則闕止謂彼此搆釁也慶鄭之意蓋言始入而報德則不至于闕闕而能聽諫則不至于戰戰而能用良則不至于敗也韋不明段借之旨故失其解耳

不可以封國

解曰不可以守封國也

樾謹按國字衍文也不可以封卽不可以國楚語曰其生不殖不可以封韋彼注曰封國也得其義矣此作不可以封國者蓋一本作封一本作國而傳寫誤合之也古書往往有此韋據誤本作注失之矣下文文公在翟章亦曰恥門不閉不可以封可證此國字之爲衍文楚語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

不封猶言幾不國也又曰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猶言將何以國也竝可爲證

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
樾謹按僖二十三年左傳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
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疑此文一人二字乃夫字之誤以
相絕句卽左傳所謂若以相也夫必得晉國絕句卽左傳所
謂夫子必反其國也夫者指目其人之辭桓十三年左傳夫
固謂君夫豈不知服虔云夫謂鬬伯比也二十六年傳夫不
惡女乎服杜竝云夫謂大子也其年又曰夫獨無族姻乎杜
云夫謂晉也三十一年傳夫亦愈知治矣杜云夫謂尹何竝
見襄二十三年左傳正義漢書賈誼傳注曰夫夫人也亦猶

彼人耳是其義也古書多有一字誤爲二字者禮記祭義篇
見閒以俠觴鄭注曰見閒當爲覲史記蔡澤傳吾持梁刺齒
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皆其例矣

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樾謹按周字當作君古文相似而誤也以君禮享之謂以國
君之禮享之其下所云九獻庭實旅百皆君禮也故子犯曰
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君設謂設君禮也下文秦穆
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正與此同

唯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

樾謹按上文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
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黃帝之子不應有兩青陽疑此文當

云唯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蓋黃帝姬姓倉林亦姬姓故云皆焉上云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四字乃三字之誤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此文謂舊解破四爲三是也因其下增出青陽於是十二姓中已姓者二姬姓者二而十三人誤爲十四人矣不知上文明云其同姓者二人而已若已姓者二姬姓者二則當云同姓者四人於事方合安得云二人乎

保其土方

解曰房居也

樾謹按房當讀爲方詩大田篇既方既臯鄭箋曰方房也是方與房義通保其土方卽保其土方也書序禹敷下土方釋

文云下土絕句一讀至方字絕句又詩長發篇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文公集傳亦以方字絕句楚辭天問篇禹降省下土方蓋土方二字連文乃古語也此作土房者房卽方之段字耳

又爲惠公從子於渭濱

解曰重耳在翟從翟君獵於渭濱勃鞞爲惠公就殺之

樾謹按韋氏訓從爲就則必增出殺字於文方明殆非也從當讀爲蹤蹤猶迹也漢書季布傳迹且至臣家師古注曰迹謂尋其蹤迹也蹤予於渭濱猶迹予於渭濱正尋其蹤迹之意古蹤迹字止作從迹詩羔羊篇毛傳曰行可從迹也是其證

若干二命以求殺予

解曰干犯也二命獻惠之命

樾謹按勃鞞奉獻惠之命而殺文公何干犯之有二命當作上命專指渭濱一事而言蓋惠公命三日至而勃鞞一宿卽至是所謂干上命以求殺予也左傳曰雖有君命何其速也此云上命卽彼云君命矣說文上部帝篆下說解曰古文諸上字皆從一篆文皆從二二古文上然則此上命作二命者二乃古文上字也讀者不識而仞爲一二之二於是其義不可通矣

陽有夏商之嗣典有周室之師旅

解曰典法也旅眾也言有夏商之後嗣及其遺法與周室之

師眾

樾謹按嗣典與師旅對文若以嗣爲後嗣典爲遺法則分爲二義與師旅不對矣且因文公將殘其民故倉葛爲此言則言有夏商之後嗣可也何必言有夏商之遺法乎韋說非也嗣當讀爲司古字通用書高宗彤日篇王司敬民史記殷本紀作王嗣敬民是其證也詩鄭風羔裘篇邦之司直禮記文王世子篇樂正司業毛傳鄭注竝曰司主也周禮天官典婦功鄭注曰典主也是司與典同義故禮記曲禮篇曰典司六典典司五眾典司六職莊十四年左傳曰典司宗祏竝以典司連文司典卽典司語有到順耳有夏商之司典猶云有夏商之典司古者官有世職雖易代而不廢故夏商之典司至

周猶存也周官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以治數此文有夏商之司典卽所謂司也有周室之師旅卽所謂師也旅也韋氏所說胥失之矣

今陽子之貌濟其言匱非其實也

解曰濟成也言不副貌爲匱匱乏也

樾謹按此濟字以貌言不當訓成濟當讀爲齊詩采蘋篇有齊季女傳曰齊敬也思齊篇思齊太任傳曰齊莊也是齊有莊敬之義廣雅釋訓曰濟濟敬也蓋濟與齊義通陽子之貌濟其言匱謂陽子之貌雖若莊敬而其言則匱也下文曰今陽子之情譏矣以濟蓋也解曰譏辨察也義亦未合說文無

譏字心部慧儼也譏字蓋與慧同謂陽子之情儼利而故爲莊敬之貌以揜蓋之也至匱之訓乏固爲恒訓然言不副貌何以謂之乏韋說亦未了蓋匱乏卽有空虛之義實者誠也則虛者不誠也故言而不實謂之匱盟而不實亦謂之匱成二年左傳卿不書匱盟也是也因而其字又變作讀廣雅釋訓曰讀欺也讀卽其言匱之匱矣

襲侵之事陵也

注曰陵以大陵小也

樾謹按襲侵之事非必皆以大陵小韋說非也說文攴部𡔷越也陵與𡔷通禮記樂記篇迭相陵謂之慢正義曰陵越也然則陵有超越之義襲侵之事陵也謂乘其不備超越而至

也漢書天文志陵歷闕食師古注曰突掩爲陵是其義矣
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

樾謹按與善二字衍文也成人在始包下始與善始與不善
兩意而言文選張茂先勵志詩曰川廣自源成人在始正用
國語文可證

吾聞君人者刑其民成而後振武於外是以內蘇而外威

樾謹按刑其民當作刑其內刑其內而振武於外所以內蘇
外威也下文曰內猶有不刑而況外乎正承此文刑其內而
言可知民字之誤韋解曰以刑正其民則所據本已誤按下
文曰今吾司寇之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注曰刀鋸小人之
刑也弊敗也日敗用之數也斧鉞大刑也不行不行於大臣

然則文子之意欲以刑正其臣非欲以刑正其民豈反以刑
其民爲勸乎

夫戰刑也刑之過也

樾謹按之猶其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之子是必大吉高誘訓
之爲其成十五年公羊傳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又曰爲人後
者爲其子是之與其同義故孟子公孫丑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爲之氓矣周官載師注引作皆悅而願爲其氓矣此云
刑之過也猶云刑其過也韋云刑殺有過者正得其義但未
解之字耳王氏經義述聞謂下句過由大而怨由細過字乃
衍文當以刑之過也由大爲句與文義不合不可從也

今吾刑外乎大人而忍於小民

樾謹按外當作惠聲之誤也上文曰過由大而怨由細故以惠誅怨以忍去過韋訓誅爲除蓋謂欲除小民之怨當用惠欲去大人之過當用忍也是惠與忍正相對此文云今吾刑惠乎大人而忍於小民則用惠與用忍皆失其所矣此所以刀鋸日弊而斧鉞不行也若作刑外乎大人非特文義迂迴且與上文不合矣

鄢陵之役荆壓晉軍軍吏患之將謀范匄自公族趨過之曰夷竈堙井非退而何

解曰夷平也堙塞也使晉軍平塞井竈示必死不復飲食非退而何言楚必退

樾謹按韋氏所說非范匄之意也夷竈堙井乃因楚壓晉軍而陳地勢迫狹故平塞井竈以爲戰道左傳所謂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非示必死不復飲食也其解非退而何更爲不了夫晉人平塞井竈楚人何以必退卽謂畏其致死不敢與戰亦當云楚師必退文義方明安得云非退而何也然則非退而何當作何解曰楚壓晉而陳地勢迫狹無以爲戰道軍吏患之將謀者蓋將謀退也非畏楚而欲逃乃欲少退使有戰地耳然軍勢一動不可復止必有潰敗之憂故范匄爲夷竈堙井之策如此則不必退而自有戰地乃不退之退也故曰非退而何傳文不敘軍吏之謀而但載范匄之策於是讀者不得其解矣所宜以意逆志而善會之也

夫利君之富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

解曰利君寵祿以爲富得富故有徒黨

樾謹按下富字衍文也當作利君之富以聚黨利黨以危君利者賴之段字利賴聲近而義通周語先王豈有賴焉解曰賴利也然則利亦猶賴也廣雅釋詁賴恃也恃君之富以聚徒黨又恃徒黨以危君不義甚矣故曰君之殺我也後矣衍一富字文義反隔然觀韋注是其所據本已衍也夫以果戾順行民不犯也

解曰戾帥也以果敢帥順道而行之故民不犯

樾謹按韋解戾字未合爾雅釋詁曰戾止也止與行正相對以果戾順行謂以果戾以順行也非謂以果帥順而行也止所當止其止也果矣是謂果戾行所當行其行也順矣是謂

順行上文曰其身果而辭順順無不行果無不徹犯順不祥伐果不克竝以果順二字平列此亦當同之韋說非也

年過七十者公親見之稱曰王父王父不敢不承

解曰稱曰王父尊而親之所以盡其心也故王父不敢不承命

樾謹按韋讀稱曰王父四字爲句非也當連下王父讀之稱曰王父王父者蓋所見不一人故不一稱也猶孟子盡心篇曰古之人古之人亦不一稱之辭也不敢不承乃公自謙之辭謂不敢不承教耳注以爲王父不敢不承命失之矣日君之使使臣狃中軍之司馬

解曰狃正也

樾謹按狃之訓正未聞其義狃當讀爲紐廣雅釋詁曰紐廁也猶曰使臣廁中軍之司馬也文選秋興賦曰攝官承乏猥廁朝列注引蒼頡篇曰廁次也是其義也左傳作使臣斯司馬疑斯卽廁字之誤古斯或作廝廁誤爲廝因改爲斯矣說詳左傳

非上不舉

注曰舉動也放上而動

樾謹按放上而動而但曰非上不舉甚爲不辭周語賓之禮事放上而動豈可曰賓之禮事非上不舉乎上疑止字之誤詩小呂篇國雖靡止鄭箋曰止禮也荀子不苟篇見由則恭而止大略篇盈其欲而不愆其止楊注竝曰止禮也非止不

舉卽非禮不舉與上句非義不變一律今誤爲上則義不通矣

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

解曰不忘利公室也

樾謹按如韋義則當云其仁不忘利公室於文方明乃曰可以利公室不忘不可通矣忘當讀爲亡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師古注曰忘亡也是忘與亡義通莊子刻意篇無不忘也無不有也忘與有對文忘卽亡也周語曰故能光有天下而赫甯百姓令聞不忘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令聞不忘卽令聞不亡猶漢書賈山傳曰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是可證忘爲亡之段字矣大玄交

次四曰往來熏熏得亡之門范望注曰亡猶絕也然則利公室不亡言利公室不絕也令聞不亡言令聞不絕也詩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蓼蕭篇壽考不忘凡言不忘者其義竝同若以本字讀之則胥失之矣

公室之不回

解曰回邪也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公室之回與下句內事之邪大夫之貪文義一律今涉上句公族之不恭而誤衍不字則義不可通矣明道本作公室之有回雖勝今本然恐亦後人所改也

輯訓典

解曰輯和也

樾謹按輯之義固爲和然訓典不可言和韋注非也輯與集古字通襄十九年左傳其天下輯睦釋文曰輯本作集詩板篇辭之輯矣新序禘事篇引作辭之集矣師古注漢書每曰輯與集同輯訓典謂集合先代之訓辭及其典禮也周語言隨武子講聚三代之典禮脩執秩以爲晉法卽其事矣

夫楚令尹有欲於楚少懦於諸侯

解曰欲欲得楚國也懦弱也以諸侯爲弱

樾謹按韋注未得傳意此言令尹之志專在于楚而於諸侯之事少偷懦也襄二十五年左傳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正與此文大旨相同有欲於

楚少懦於諸侯卽所謂將有大志不在病我也下文曰諸侯之故求治之不求致也解曰故事也必欲治之非但求致之而已此亦未得傳意致之言至也極也言求治之而已不深求也故又曰其爲人也剛而尙寵若及必弗避也子盍逃之蓋不逃則彼及治之故弗可避逃則彼不及治之卽可免矣此正求治不求致之明驗也

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

解曰釁猶離也

樾謹按釁之訓離未聞其義釁當讀爲興禮記文王世子篇旣興器用幣鄭注曰興當爲釁字之誤也其實興與釁亦聲近而通用襄二十六年左傳釁於勇杜注曰釁動也訓釁爲

動卽讀釁爲興矣釁於難謂興起於患難之中也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解曰待猶假也

樾謹按待猶忍也周語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怨其誰能忍之與此文詞異義同蓋留待則有忍耐之意故待猶忍也上文長魚矯旣殺三卻章曰臣脆弱弗能忍俟也俟與忍同義則待與忍亦同義矣

沈竈產鼃民無畔意

解曰沈竈縣釜而炊也產鼃鼃生於竈也

樾謹按縣釜而炊謂之沈竈於義未安沈當讀爲熇沈從尤聲熇從甚聲兩聲相近詩蕩篇其命匪熇說文心部引作天

命匪忱常棣篇和樂且湛禮記中庸篇引作和樂且耽竝其證也湛之通作沈猶湛之通作忱湛之通作耽矣詩白華篇叩烘于燧毛傳曰燧炷竈也爾雅釋言燧炷也郭注曰今之三隅竈沈竈生鼃謂城中燧竈皆生蝦蟆也因段沈爲之讀者遂失其義矣鄭裨湛字竈湛卽燧之段字漢書古今人表作裨湛湛亦燧之段字漢書每以湛爲沈字師古注輒曰湛讀曰沈李善注文選鄒陽上吳王書曰湛今沈字也又注答賓戲曰湛古沈字是沈湛古同字以沈爲燧猶以湛爲燧矣收經入 鄭語

解曰經常也

樾謹按此文云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自十至姦皆數名也韋訓經爲常失之矣御覽卷七百五十引風俗通曰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正與國語文合又楚語曰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垓數以奉之義亦同此

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
解曰九畝九州之極數也楚語曰天子之田九畝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樾謹按此文有闕誤當云故王者居九畝之田以食兆民收經入以食萬官故韋氏引楚語以解之若如今本則與楚語不合韋不當無說矣且民之數曰兆而田之數曰畝正一夫

百畝之制田之數曰畝而王所取之數曰經正計而取一之制可知此文之誤矣

味一無果

解曰果美也

樾謹按果之訓美未聞其義果當訓爲成論語子路篇行必果皇侃義疏引繆協曰果成也又文選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詩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五味合然後可食若止此一味則不成味矣故曰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

解曰講論校也

樾謹按物一不講甚爲無義講當讀爲構講與構竝從葍聲

古音相同故得通用僖十五年左右傳注則講虛而不經釋文曰講本又作構是其證也詩四月篇我日構禍鄭箋曰構猶合集也又青蠅篇構我二人箋曰構合也是構有合集之義物一不構謂物一則不合集也

明昭利以道之文

楚語

解曰昭明也

樾謹按照訓爲明則明昭利爲明明利矣殆非也昭當讀爲招左傳楚康王昭史記楚世家作招又管蔡世家陳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是昭招古通用也明招利以道之文與下句明除害以道之武正相對成義廣雅釋詁曰除去也釋言曰招來也招利謂招而來之除害謂除而去之若以本字讀之

之失其旨矣

舉國畱之

解曰畱治之

樾謹按畱當讀爲播詩斯干篇椽之橐橐鄭箋曰椽謂播土也正義曰播者以手平物之名靈王爲章華之臺國人皆爲之播土故曰舉國播之作畱者省偏旁耳

是知天咫安知民則

解曰咫言少也言少知天道耳何知治民之法

樾謹按咫與則竝語辭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曰咫與只同是也然王氏知咫爲語辭而不知則爲語辭故其說猶未盡今按則亦與只同是知天咫安知民則猶言是知天只安知民

只楚辭大招篇每句末皆用只字蓋楚語然也咫與則古通用賈子連語篇牆薄咫亟壞繒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新序襍事篇咫竝作則是其證也咫可讀爲只故則亦可讀爲只矣其下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但言知民不言知民則可見則爲語辭矣下文昭王問於觀射父章神狎民則則亦與只同神狎民只謂神與民狎也注曰則法也亦失之

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

解曰御進也

樾謹按如韋解則訓與御異義矣御當讀爲語語從吾聲與御聲相近說文金部鉶或作語是其例也釋名釋言語曰御

語也尊者將有所欲先語之也是御與語聲近義通訓御卽訓語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語之猶上文曰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也春秋桓十四年經文鄭伯使其弟語來盟穀梁作禦語之通作御猶語之通作禦矣

接誠拔取以獻具

解曰接誠於神也拔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樾謹按接誠上有闕文接誠與獻具相對疑當作口口以接誠注曰接誠於神也與獻其備物也相對句上亦有闕文其闕幾字亦不可知矣

道其順辭

樾謹按順與訓古字通道其順辭卽道其訓辭下文王孫圉

聘於晉章曰若諸侯之好幣具而道之以訓辭正與此同義
姁其讒慝

解曰姁覆也

樾謹按姁之訓覆其義未聞姁當讀爲拊說文手部拊刮也字又作𢇛周易豫六二釋文引鄭注𢇛謂磨𢇛也拊其讒慝正取磨刮之義作姁者𢇛字耳

夫民心之慍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

解曰慍怒也

樾謹按慍當讀爲蘊民心之蘊承上文蓄怨滋厚而言昭二十五年左傳曰眾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杜注曰蘊積也與此文語意相近下云若防大川潰而所犯必多惟其蘊

三才經解
三
積於心故以防川爲喻也愠愠同聲古字通用禮記檀弓篇
釋文引庚皇曰愠積也愠之訓積卽讀爲愠矣

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
解曰崇終也替廢也

樾謹按韋解崇字未得其旨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業辟
綜注曰崇猶興也然則崇替猶言興廢耳

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

解曰憲法也取善惡之法

樾謹按龜所以示人吉凶不當言取法注義非也憲當讀爲
顯詩假樂篇顯顯令德禮記中庸篇作憲憲令德是顯憲古
通用爾雅釋詁顯見也廣雅釋詁顯明也龜足以明見善惡

故曰顯臧否

夫盈而不偪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

解曰壽保也

樾謹按壽當讀爲塙說文土部塙保也經傳卽以保爲之禮
記檀弓篇遇負杖入保者月令篇四鄙入保皆是也然則以
塙爲保猶以保爲塙矣國語原文本作臣能自塙也隸變作
塙又省作壽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思舊怨以脩其心

解曰脩其報讎之心

樾謹按脩者勉也淮南子脩務篇高注訓脩爲勉是也思舊
怨以脩其心言思舊怨以勉勵其心也魯語吾冀而朝夕脩

我楚語必交脩余竝與此脩字同義

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

吳語

解曰言天王尊之以名

樾謹按天王猶大王也廣雅釋詁天大也尙書多士篇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孟子滕文公下篇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天邑與大邑文異而義同此傳越人稱吳爲天王至戰國時無不稱大王者天王與大王亦文異而義同然則春秋書天王其義亦如此而已

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

解曰孤棄也

樾謹按心棄句踐與下句不屬卽連上文讀之義亦未安韋

解非也孤之言顧也釋名釋親屬曰孤顧也是孤有顧義詩那篇顧予烝嘗鄭箋曰顧念也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言天王親趨玉趾本將治越之罪因顧念句踐而又宥赦之也使寇令焉

解曰若禦寇之號令

樾謹按韋未解使字則此句文義未明爾雅釋詁曰使從也廣雅釋詁曰從使也是從與使義通使寇令焉卽從寇令焉謂從禦寇之令也史記龜策傳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使令卽從令正可證明此文之義

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

解曰拂絕也

槪謹按說文口部拂違也字通作拂周易頤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釋文曰拂違也詩皇矣篇四方以無拂禮記大學篇是謂拂人之性其義竝同而無拂吾慮者而卽爾字蓋吳王欲許越成而懼大夫之不從故先戒之曰爾無拂吾之計慮也韋解失之

遵汶之上不敢左右唯好之故

解曰不敢左右暴掠齊民唯有恩好之故也

槪謹按韋解似未得左右二字之義此左右二字卽承上句遵字而言謂遵循汶水而行不敢左右迤邐以犯獵齊地也挾經秉枹

解曰在掖曰挾經兵書也

槪謹按世無臨陣而讀兵書者經當讀爲莖謂劍莖也考工記桃氏曰以其臘廣爲之莖圍注曰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元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此云挾莖正謂此矣作經者段字耳韋不達段借之旨望文生訓失之

伯父多歷年以沒元身

解曰元善也

槪謹按以沒元身甚爲無義元疑元字之誤元古文其字蓋言伯父多歷年以沒其身也集韻曰其古作元元與元相似因而致誤

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

解曰言從我而戰

樾謹按上文曰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然則吳從我戰乃意中之事何以云若事幸而從我乎吳從我戰我又安能遂踐其地韋注非也今按上我字乃衍文國語原文本云若事幸而從句我遂踐其地廣雅釋詁曰從就也事幸而從者事幸而就也晉語曰今日之事幸而集韋注曰集成也幸而從與幸而集義同此言吳王不待遠兵之至而以國中之兵與我戰我若幸而戰勝則我可遂踐其地也因涉下句而衍我字韋以從我而戰釋之失其旨矣

夫吳良國也

解曰良善也

樾謹按良國者大國也凡有善義者即有大義詩桑柔篇鄭箋曰善猶大也故爾雅釋詁介訓大亦訓善廣雅釋詁佳訓善亦訓大然則良之本義爲善其引申義爲大矣禮記文王世子篇一有元良鄭注曰元大也良善也不知元爲大亦爲善良爲善亦爲大其義互通

王曰無是貳言也

越語

解曰貳二也二言陰謀淫佚也

樾謹按韋讀無是貳言也五字爲句猶言無此二語也殊非古人語意此當以無字爲句王曰無乃不然之辭襄九年左傳姜曰亡杜注曰亡猶無也與此正同是貳言也謂是乃疑貳之言也王欲伐吳而范蠡力言不可故以爲疑貳之言其

下曰吾已斷之矣正明已之不疑也

卑辭尊禮

解曰言當卑約其辭尊重其禮

樾謹按此尊字與下文尊之以名之尊兩字異義下尊字讀如本字此尊字當讀如曲禮恭敬擗節之擗後漢書光武十王傳贊沛獻尊節章懷注曰尊音祖本反禮記曰恭敬尊節此尊讀如擗之明證也說文無擗字刀部剗減也疑卽其本字古多以尊爲之又或以擗與傳爲之荀子不苟篇不能則恭敬擗細以畏事人楊注曰擗與擗同細與黜同謂自擗節貶損又仲尼篇恭敬而傳注曰傳與擗同卑退也卑辭尊禮謂卑約其辭擗節其禮也卑與擗同義而非對文辭也禮也

皆在已者故曰卑曰擗名則在人者故曰尊不達段借之旨而混同之失其解矣

襍受其刑

解曰襍猶俱也

樾謹按襍訓爲俱於義迂曲襍者帀也呂氏春秋園道篇園周復襍高注曰襍猶帀也淮南子詮言篇以數襍之壽憂天下之亂高注曰襍帀也說苑脩文篇如矩之三襍規之三襍周則又始窮則反本也亦以襍爲帀說文帀部帀周也周帀則有反復之義大玄有周帀以象復卦范望注曰周復也然則帀亦復也帀受其刑者復受其刑也猶上文言反受其殃也

天有還形

解曰還反也形體也

樾謹按形當讀為刑言天必反而刑之也上文曰得時不成反受其殃此文曰得時弗成天有還刑其義正同還猶反也刑猶殃也作形者段字耳古形刑通用不可勝舉

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解曰天神地祇四方神主當征討之正其封疆也

樾謹按封疆非鬼神所能正韋注非是正猶聽也周官夏官序官曰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鄭注曰正猶聽也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猶言鬼神與聞此誓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一

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

德清俞樾蔭甫著

論語一

有朋自遠方來 學而

何晏集解引包曰同門曰朋

樾謹按釋文曰有或作友阮氏校勘記據白虎通辟雍篇引此文作朋友自遠方來洪氏頤煊讀書叢錄又引文選陸機輓歌友朋自遠來證舊本是友字今按說文方部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故方卽有並義淮南汜論篇曰乃爲窳木方版高誘注曰方並也尙書微子篇曰小民方興史記宋世家作並興是方並同義友朋自遠方來猶云友朋自遠並來

日友曰朋明非一人故曰竝來然則有之當作友尋繹本文
即可見矣今學者誤以遠方二字連文非是凡經言方來者
如周易不甯方來尚書作兄弟方來義皆同此其說各具本
經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樾謹按爲字乃語詞阮氏校勘記曰足利本無爲字蓋語詞
無實義故省之也其爲仁之本與猶云其仁之本與子路篇
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所謂仁正與彼同此章之旨卽
孟子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者其爲人也孝弟
則自不至於犯上而作亂故以爲仁之本禮記經解篇曰上
下相親謂之仁卽此仁字之義也緇衣篇曰禹立三年百姓

以仁遂焉所謂仁者無他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已有子之
言本自平實後人恥事功而虛談心性於是其說始多矣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

樾謹案主與友對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曰曾子門弟子或將
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
焉謂之主此文主字義與彼同言所主者必忠信之人所友
者無不若己之人孔子主顏讐由主司城貞子卽是主忠信
之謂

禮之用和爲貴

樾謹案古以用二字通周易井九三可用汲史記屈原傳引
作可以汲尚書呂刑篇報虐以威論衡譴告篇引作報虐用

威詩板篇曰勿以爲笑荀子大略篇引作勿用爲笑竝其證也禮之用和爲貴與禮記儒行篇曰禮之以和爲貴文義正同此用字止作以字解當以六字爲句近解多以體用爲言失之矣

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

邢昺正義曰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禮至則無怨樂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

樾謹按此斯字專指禮而言蓋謂先王之道禮爲最美小大由之而有所不行者和故也但言有所不行而不言其不行之故則因禮之用和爲貴已見上文且下文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亦之一字彼此貫通義見於下故文省於上古人之辭往往如此也正義誤解斯爲美句而此章文義扞格不通矣

亦不可行也

樾謹按隸釋載漢石經作亦不行也無可字當從之上云有所不行此云亦不行也兩不行之義彼此貫通亦者亦上文而言上無可字則此亦無可字蓋涉馬注而衍馬注云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自用以足句非其所據經文有可字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爲政

馬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樾謹按此當於心字絕句禮記樂記篇率神而從天鄭注曰

從順也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耳順從心錯綜成文亦猶迅雷風烈之比從與順同義耳順卽耳從也從心卽順心也所欲不踰矩乃自說從心之義惟其所欲不踰矩故能從心也柳宗元集與楊誨之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正於心字絕句較馬讀爲長從作縱則失之皇侃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是六朝人讀從字爲放縱之縱故唐宋人引此文多作縱心實非經旨說詳翟氏灝論語考異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正義曰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爲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女爲知之乎此皆語辭

樾謹按此知字與下五知字不同下五知字皆如字此知字當讀爲志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然則知與志義通誨女知之乎卽誨女志之乎言我今誨女女其謹志之也荀子子道篇子路趨而出改服而入蓋猶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女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韓詩外傳亦載其事云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爲能之不能爲不能行之要也竝與此章文義相同而皆以志之發端然則此文知之卽志之無疑矣

子張學干祿

正義曰弟子子張師事孔子學求祿位之法

樾謹按子張學干祿猶南容三復白圭白圭見詩抑篇干祿見詩旱麓篇曰學曰三復皆於學詩時掣求其義非學求祿位之法也史記弟子傳改作問干祿則史公已不得其旨矣喪與其易也甯戚八倫

包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樾謹按包氏說戚字未得其義蓋禮則奢儉俱失失於奢不如失於儉故有甯儉之言若居喪哀戚固其所也乃云與其易也甯戚恐不然矣戚當讀爲蹙禮記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此蹙之義也說文新附足部有蹙字曰迫也

古無蹙字故段戚爲之言居喪者或失於和易或失於迫蹙然與其和易無甯迫蹙爲得禮之本意耳南史顧憲之傳喪易甯蹙是知戚字固有作蹙者其義視包注爲長

繪事後素

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閒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樾謹按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鄭注卽引論語文爲證據玉人云璋邸射素功司農云素功無瑑飾也然則素功不專以畫績言凡不畫績者不雕鏤者皆素功也畫績之事居素功之後猶禮記所謂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尙丹漆雕綏之美素車之乘也說詳周禮此云績事後素義與彼同上云

素以爲絢明是先有素而後可以爲絢故孔子以繪事後素
曉之而子貢因有禮後之問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也
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

孔曰奧內也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

樾謹按媚奧媚竈皆媚人非媚神也古以奧爲尊者所居故
曲禮曰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而春秋時有奧主之稱昭十三
年左傳國有奧主是也竈則執爨者居之所謂廝養卒也當
時之人以爲居奧者雖尊不如竈下執爨之人實主飲食之
事故媚奧不如媚竈國語周語載人之言曰佐饗者嘗焉卽
此意也王孫賈引之蓋以奧喻君以竈自喻孔注未得其旨
是禮也

樾謹按古字也邪通用陸氏經典釋文序所謂如而不分也
邪無別者是也論語子張問十世可知也井有人焉其從之
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諸也字竝當讀作邪又如事君
盡禮人以爲諂也子曰其事也此兩也字尋繹文義亦邪字
也魯僭王禮大廟之中犧牲服器之等必有不循舊典者子
入大廟每事問所以諷也或人不諭其旨反有孰爲知禮之
譏故子曰是禮也猶云是禮邪乃反詰之辭正見其非禮矣

管氏有三歸

包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正義曰禮大夫雖有妾
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

樾謹按就婦人言之謂之歸自管仲言之當謂之娶乃諸書

多言三歸無言三娶者且如其說亦是不知禮之事而非不
儉之事則其說非也朱注據說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
於民故以三歸爲臺名然管仲築臺之事不見于他書戰國
策周策曰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蓋之
也子罕釋相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
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
于民也說苑所謂自傷於民者疑卽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
誤爲築臺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據也然則三歸當
作何解韓非子外儲說篇曰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
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
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韓非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先云置

鼓而歸後云家有三歸是所謂歸者卽以管仲言謂管仲自
朝而歸其家有三處也家有三處則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從
可知矣故足見其奢且美女之充下陳者亦必三處如一故
足爲女閭七百分謗而娶三姓之說亦或從此出也晏子春
秋雜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
歸澤及子孫是又以三歸爲桓公所賜蓋猶漢世賜甲第一
區之比賞之以三歸猶云賞之以甲第三區耳故因晏子辭
邑而景公舉此事以止之也其賞之在身老之後則取三姓
女之說可知其非矣近人或因此謂三歸是邑名則又不然
若是邑名不得云使子有三歸之家亦不得云家有三歸也
合諸書參之三歸之義可見下云官事不攝亦卽承此而言

管子有三處一處有一處之官不相兼攝是謂官事不攝
但謂家臣具官猶未見其奢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孔曰韶舜樂名謂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王樂也以征伐
取天下故未盡善正義曰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
受禪其聖德又盡善也言武樂音曲及舞容則極盡美矣然
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德未盡善

樾謹按美善義同此章乃別而言之邢氏因據孔注以美屬
樂善屬德然孔子止是論樂論樂而德自在其中以美善分
屬之失經旨矣周易略例曰故有善邇而遠至邢璣注曰善
脩治也釋文曰善本作繕廣雅釋詁曰繕治也然則盡美又

盡善者言既美而又盡其脩治之功也盡美未善者言雖美

而未盡其脩治之功也武王未受命所以未盡修治耳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里仁

孔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樾謹按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仁矣
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卽上能惡人之惡蓋仁者之
於人好所當好惡所當惡所謂能好人能惡人也然此以其
行事言也若論其居心則好固是好惡亦是好所謂舉直錯
諸枉能使枉者直是也故又言此以申明上意見不特仁者
如是人苟志在於仁則亦必無惡人之念矣韓非子解老篇
曰仁者謂其中心欣然愛人也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

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卽不得謂之志於仁矣此與上章或一時之語或非一時語而記者牽連記之以發明夫子微言自孔注誤解惡字而此章之義晦矣釋文曰惡如字又烏路反當以後一音爲正無適也無莫也

正義曰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

樾謹按以適莫爲富厚窮薄其義至陋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無所貪慕也此章大旨鄭讀得之敵之言相當也相當則有相觸迂之義故方言曰適悟也郭璞注曰相觸迂也無適之適當從此義言君子之於天下無所適悟無所貪

慕惟義是親而已

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孔曰懷安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

樾謹按此章之義自來失之君子謂在上者小人謂民也懷者歸也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曰懷歸也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竝有此文是懷之訓歸固經傳之達詁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文選上林賦悠遠長懷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皆古人以懷爲歸之證公冶長篇少者懷之孔曰懷歸也然則此懷字亦可訓歸矣君子懷德小人懷土者言君子歸於德則小人各歸其鄉土老子曰甘其食美其

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是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者言君子歸於刑則小人歸於他國慈惠之君孟子曰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毆魚者獺也爲叢毆爵者鷩也爲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是也此章之義以懷德懷刑對舉相形欲在位之君子不任刑而任德也夫安土重遷人之常情小民於其鄉土豈無桑梓之念故泰山之婦因無苛政而不去此卽所謂小人懷土也惟上之人荼毒其民使之重足而立而忽聞鄰國之君有行仁政者則舊都舊國之思不敵其樂國樂郊之慕而懷土者變而懷惠矣說此章者皆不得其義若從舊說則何不曰君子懷德懷刑小人懷土懷惠亦足見君子小人所安之不同而何必錯綜其文乎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樾謹按古書言君子小人大都以位而言上文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白虎通號篇曰君之與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是漢世師說如此後儒專以人品言君子小人非古義矣漢書楊惲傳引董生之言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數語乃此章之塙解爾雅釋訓明明察也明明求仁義卽所謂喻於義也明明求財利卽所謂喻於利也此殆七十子相傳之緒論而董子述之耳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蓋聲近而義通國語越語天道皇皇韋注曰皇皇著明也是

皇皇卽明明也

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何晏集解曰數謂速數之數

樾謹按此數字卽儒行所謂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之數數者面數其過也漢書高帝紀漢王數羽師古注曰數責其罪也是此數字之義也禮記曲禮曰爲人臣之禮不顯諫故諫有五而孔子從其諷其於朋友則曰忠告而善道之事君而數則失不顯諫之義朋友而數則非所謂善道之矣取辱取疏職此之故唐宋以來以犯顏極諫爲人臣之盛節至有明諸臣遂有聚哭於君之門者蓋自古義湮而君臣朋友之間所傷多矣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公冶長

樾謹按此當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不恥下問皆承敏字而言謂其知識敏疾而又好學不恥下問也敏者天資學問者人功天資美而人功又盡文子之所以爲文也學者誤讀敏而好學爲句於是近解乃增出位高字使與質美相配若然則經文當云敏而好學貴而不恥下問矣且所謂下問者非必以貴下賤之謂凡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皆是

臧文仲居蔡

包曰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焉

樾謹按龜之名蔡未知何義包氏此解亦臆說耳竊疑蔡當讀爲𩇑說文又部𩇑楚人謂卜問吉凶曰𩇑讀若贅龜者所

以上問吉凶也因卽以其用而名之曰歟蓋楚語也龜本荊州所貢故沿襲其語耳歟與蔡音相近孔氏廣森經學卮言謂蔡蔡叔之蔡卽歟三苗之歟然則以蔡爲歟猶以蔡爲歟矣

崔子弑齊君

樾謹按釋文出高子二字曰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又出弑字曰本又作殺夫崔子弑君何得改讀爲高子釋文此條必有踳誤所謂讀崔爲高者下文兩崔子也陳文子因崔杼弑君惡而逃之豈得稱之曰吾大夫崔子且當時列國大夫雖未必賢亦豈人人皆崔子歟魯讀爲高甚有義理高子謂高厚也襄十九年左傳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

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惟高子從君於昏故不能制崔杼而反爲崔杼所殺於是崔杼始專國政卒成弑君之禍文子推原禍本於高子有深憾焉每至一國見其執政之世臣庸庸尸位無有深識遠慮故輒發猶吾大夫之歎魯論所讀必是師說如此陸德明誤謂經文崔子魯皆讀爲高子遂於首句出之則失之甚矣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樾謹按如丘者焉乃聖人之謙詞言十室小邑之中他不敢望至如丘者必有之矣集注曰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失孔子語意

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雅也

樾謹按亡字衍文也此與先進篇語有詳略此云今也則未聞好學者也彼云今也則亡皆此詳而彼略因涉彼文而誤衍亡字則既云亡又云未聞好學於辭複矣釋文曰本或無亡字當據以訂正

駢且角

集解曰角者角周正

樾謹按角周正而但謂之角則不詞矣但謂之角無以知其周正與否猶但謂之毛無以知其爲雜文爲純色也然則角者何曰角者別於童牛而言之也禮記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是角以小爲貴乃用犢貴誠之義也然童牛無角猶未可用此云犁牛之子疑若童牛然故必言

角以明可用曰駢則有其材矣曰且角則及其時矣故曰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孔曰君子爲儒將以明道小人爲儒則矜其名樾謹按以人品分君子小人則君子有儒小人無儒矣非古義也君子儒小人儒疑當時有此名目所謂小人儒者猶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所謂君子儒者猶云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古人之辭凡都邑之士謂之君子昭二十七年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杜注曰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是其證也詩都人士篇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士曰都人女曰君子互言之耳其義一也都人謂之君子故野

人謂之小人孔子責子路曰野哉由也責樊遲曰小人哉樊
須也一責其野一責其小人語異而意同禮記檀弓曰騷騷
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此孔子所以欲子夏
爲君子儒而無爲小人儒也然則孔子論禮樂何以又從先
進之野人而不從後進之君子蓋此就一時言彼就先後輩
言也先輩之中亦自有君子野人孔子從先進仍是從先輩
中之君子豈舍其時公卿大夫俯仰揖讓之容而反從田夫
野老箕踞呌呼之習乎故以先進後進分君子野人則自可
舍君子而從野若以同時論則野人之不如君子固不待言
矣兩章之意豈相妨乎
井有仁焉其從之也

子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
下從而出之否乎

榘謹按宰我之意蓋謂仁者勇於爲仁設也於井之中而有
仁焉其亦從之否乎孔注仁人墮井之說殊有未安出字經
文所無且投下從之又安能出之宰我居言語之科不應失
言如是皇侃因孔云仁人墮井遂於經文仁下增者字未足
據也

君子可逝也

亦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

榘謹按孔以可逝爲可使往視其義迂曲逝當讀爲折周易
大有釋文曰晁陸本作逝虞作折是逝與折古通用君子殺

身成仁則有之矣故可得而摧折然不可以非理陷害之故可折不可陷

亦可以弗畔矣夫

鄭曰弗畔不違道

樾謹按畔者言畔嘑也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則自無畔嘑之患矣先進篇由也嘑鄭注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嘑正義曰舊注作呬嘑字書呬嘑失容也言子路性剛常呬嘑失於禮容也今本呬作畔王弼云剛猛也據此則畔嘑爲剛猛而無禮容合言之曰畔嘑分言之則或曰畔或曰嘑矣

好謀而成者也

述而

正義曰好謀而有成功者

樾謹按成當讀爲誠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以富是成與誠古通用也行軍之事固不可無謀然陰謀詭計又非聖人所與也故曰好謀而誠懼與誠行軍之要矣

五十以學易

樾謹按集注曰五十當作卒然於古無所徵五十疑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乃又加十字以補之耳加我數年吾以學易上言我下言吾乃互辭也隱元年穀梁傳曰言君之不取爲公也范甯曰上言君下言公互辭古人之文如此者甚多史記世家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下我字卽此吾字也

伯夷叔齊何人也

樾謹按是時蒯瞶父子爭國時人疑夫子必有所右助故冉有問夫子爲衛君乎衛君兼謂蒯瞶父子非獨指輒也子貢以夷齊問伯夷賢則蒯瞶不賢矣何也伯夷知有父命蒯瞶不知父命也叔齊賢則輒不賢矣何也叔齊知有兄弟輒並不知有父子也故曰夫子不爲也明皆不爲也使其時上有天子下有方伯則必更立賢君以伯夷處蒯瞶以叔齊處輒而人倫正衛事定矣子貢引夷齊事正與衛事埒切後人未達其旨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樾謹按論語文法簡質此章既云子所雅言又云皆雅言也

於文似複蓋由經師失其讀矣此當以詩書斷句言孔子誦詩讀書無不正言其音也執禮二字自爲句屬下讀執禮謂執禮事也周官太史曰凡射事執其禮事禮記禘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皆執禮之證也孔子執禮之時苟有所言如鄉黨所記賓不顧矣之類皆正言其音不襍以方言俗語故曰執禮皆雅言也詩書或誦讀或教授弟子若執禮自爲一事故別言之耳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包曰我所爲無不與爾其之者是丘之心

樾謹按包注於丘下增心字非經旨也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十三字作一句讀是當爲視釋名釋姿容曰視

是也視與是義本相通故古書或段是爲視荀子解蔽篇是其庭可以搏鼠楊倞注曰是蓋當爲視此其證也孔子言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視仁也正申明無隱乎爾之意若聖與仁則吾豈敢

樾謹按聖與仁猶言智與仁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蓋諸弟子之稱夫子如此孔子聞之而不敢居仁智之名故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聖與智古通稱故臧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人禮記鄉飲酒義曰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大戴記盛德篇曰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其所謂聖卽智也故與仁義禮並列猶言仁義禮智也後世但知大而化之之謂聖而古義湮矣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鄭注曰蕩蕩寬廣貌戚戚多憂懼

樾謹按戚戚卽蹙蹙也古無蹙字故以戚字爲之與八佾篇甯戚同詩節南山篇曰蹙蹙靡所聘毛傳曰蹙蹙縮小之貌然則小人長戚戚爲縮小貌與君子坦蕩蕩爲寬廣貌正相對鄭注失之

正顏色

泰伯

樾謹按正當訓爲振管子小問篇以振其淫尹知章注曰振正也是正與振義通動容貌振顏色振亦動也容貌言動顏

色言振辭氣言出三句文義一律若依正字本義解之則與上下文均不類矣隱五年左傳入而振旅莊八年穀梁傳入曰整旅整旅卽振旅故正顏色卽振顏色正之爲振猶整之之爲振也

守死善道

正義曰守死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

樾謹按善道與好學對文善亦好也呂氏春秋長攻篇曰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高誘注曰善好也然則守死善道言守之至死而好道不厭也正義以善道連文增不離二字以成其義非經旨矣

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

樾謹按此美堯之大非美堯之能法天也說文刀部則等畫物也是則有等義管子七法篇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是則有均義蓋則爲等故亦爲均呂氏春秋功名篇取則行鈞則與鈞竝猶等也昭七年左傳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不則與不同不壹不類竝猶不等也此云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蓋謂天之大無與等者唯堯能與之等耳鄭君解尙書稽古爲同天則天卽同天也孔訓則爲法未得其義

子有亂臣十人

馬曰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

樾謹按劉原父七經小傳以子無臣母之理改爲邑姜王氏困學紀聞據釋文子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謂舊說不必改竊謂武王誓師數其佐治之人而並及其母稱爲子有縱無臣字於義亦不可通疑舊說所謂文母者亦卽邑姜也文母之稱見於詩周頌雝篇曰旣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妣也以子先母義殊未安鄭箋易之曰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夫曰文德之母則是贊美之辭非從其夫之謚而稱文矣是鄭意不以文母爲太妣也馬融毛詩注不傳疑其解烈考文母正爲武王邑姜鄭所謂光明之考文德之母卽本其說鄭固嘗從馬學也後人習于毛詩之說但知文母之爲太妣故於此注文母亦以大妣當之

不知馬融於詩自有注未必其同於毛傳也

毋固

子罕

集解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

樾謹按上文毋必言無專必也此文毋固又言無固行然則必之與固其義無別矣固當讀爲故詩昊天有成命篇鄭箋云固當作故史記魯周公世家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是固與故通毋故者不泥其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是謂毋必彼一時此一時是謂毋故

子畏於匡

正義曰記者以眾情言之故云子畏於匡其實孔子無所畏也

樾謹按荀子賦篇比干是刳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家亦云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然則畏於匡者拘於匡也禮記檀弓篇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卽以孔子畏於匡爲證而通典引王肅注曰犯法獄死謂之畏是畏爲拘囚之名後人不達古義曲爲之說蓋皆失之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樾謹按此見字當讀如從者見之之見見之過之相對成文見之者謂其人見於夫子過之者謂夫子過其人之前也故於見之曰雖少必作言作則坐可知明是夫子方坐而其人來見也上文曰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一見字之中含此兩義有其人見夫子有夫子見其人故以見之過之兩

承之學者不得其義則既云子見又云見之於文複矣

雖覆一簣

馬曰雖始覆一簣我不以其功少而薄之

樾謹按馬讀雖如本字斯其義曲矣雖當讀爲唯禮記少儀篇雖有君賜雜記篇雖三年之喪可也鄭注竝曰雖或爲唯表記篇唯天子受命於天注曰唯當爲雖蓋雖本從唯聲故二字古得通用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詞唯覆一簣言平地之上止覆一簣極言其少正與未成一簣相對成義

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樾謹按法語之言一句中語字言字疊用甚爲不辭殆經師失其讀也此當以法語之爲句異與之爲句皇侃義疏解與

命與仁曰與者以言語許與之也此云巽與之其義與彼同兩言字竝屬下讀皆語辭也詩大東篇睠言顧之荀子宥坐篇作眷焉後漢書劉陶傳作睠然焉與然皆語辭則言亦語辭凡詩所云如薄言采之靜言思之願言則嚏駕言出遊之類皆是僖九年左傳言歸于好周易繫辭傳德言盛禮言綦言亦語辭也說詳王氏引之經傳釋詞此文曰言能無從乎言能無說乎謂以法度語之則必從以巽順與之則必說也學者誤以爲言語之言失其義因失其讀矣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

鄭曰便便辯也雖辯而敬謹

樾謹按此當以便便爲句詩采菽篇平平左右釋文引韓詩

作便便閑雅之貌是便便以貌言正與上文恂恂如也王注恂恂溫恭之貌其義一律但省如也兩字耳言唯謹爾四字爲句凡有所言無不謹慎故曰言惟謹爾此與上文似不能言者相對蓋此兩節皆上一句說孔子之容下一句說孔子之言鄭注夫之

揖所與立左右手

鄭曰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正義曰謂交擯傳命時樾謹按舊說皆以是時夫子爲承擯故上擯是右人末擯是左人然下文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據聘禮鄭注是上擯之事卽趨進一節江氏永鄉黨圖考謂是賓致命後擯者趨進相公拜則亦是上擯事也凡擯之次第君召之時自應先

定豈有交擯之時尙是承擯交擯之後無端改易乎且公與賓每門每曲揖擯介皆在後雁行夫子始爲承擯將於何時凌躡而前乎竊疑上擯本以卿爲之魯人重夫子知禮故使以大夫攝上擯事君召使擯者使爲上擯也夫子爲上擯則所與立者但有左人無右人矣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者謂左其右手也蓋承擯在上擯之左夫子與之揖時足不移易惟引其右手鄉左而已故其衣之前後襜如也他人於此所與揖者在左則必側身左鄉非君子立不易方之義矣自鄭君誤解左右手句遂並夫子之爲上擯而亦不著且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此在常人亦然何足爲夫子異乎

翼如也

孔曰言端好正義曰張拱端好如鳥之張翼也
樾謹按翼如猶勃如躩如之類皆以一字形容之非必取象於鳥翼也爾雅釋詁曰翼敬也釋訓曰翼翼恭也翼如之翼蓋亦此義耳說文走部趯下引論語趨進趯如也字又作趯明非鳥翼矣正義曰如鳥之張翼然則勃如躩如復何物乎必表而出之

孔曰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正義曰暑則單服必加尙表衣然後出之爲其形褻故也

樾謹按加上表衣然後出之則非如近解所謂表絺綌而出之於外也出之二字連文之往也出之者出往他所也居家

可單衣絺綌若其出而他往必加表衣故曰必表而出之皇侃本無之字其疏曰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翟氏灝論語考異謂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不知邢本句末雖有之字其說未始不與皇同蓋古義固如此耳

短右袂

孔曰短右袂便作事

樾謹按左右兩袂必無一長一短之理短右袂者卷之使短也褻裘長則袂亦長於作事不便故卷右袂使短是謂短右袂

吉月必朝服而朝

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

樾謹按禮記玉藻篇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孔意月朔所服必是皮弁服故其說如是然朝服皮弁服二者不同安得混而一之疑此所服者仍是每日視朝之服吉月乃告月之譌緇衣篇尹吉曰鄭注吉當爲告是其例也說本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惟王氏以告月爲卽朝廟則猶沿舊說之謬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公羊傳曰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何休解詁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大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是告月與朝廟

本是一事朝廟者每月之朔諸侯朝于太祖廟北面受朔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先以月朔告君也月有大小盡不定是三十日故有司必先期以告然後君得以朔日行朝廟之禮月令凡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皆先期三日太史告于天子然則告月亦猶告立春告立夏之比矣閏月君不朝廟則有司亦不告月乃文公於閏月朔日行朝廟之禮故春秋書以示譏至文公十有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傳曰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魯之不視朔自文公始至定哀閒此禮之廢久矣而有司告月則猶循舊典每月皆然未之敢廢夫子於有司告月之日必朝服而朝焉記者以夫子之必然見他人之不必然而我愛其禮之思於此寓矣朝服者冠則委貌

衣則緇衣每日視朝之服也自告月誤爲吉月而孔氏以月朔釋之因以朝服爲皮弁服夫魯君不皮弁夫子安得而皮弁可知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告月之與告朔亦當有別公羊以告月爲告朔殆非也告月者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君也春秋所書鄉黨所記皆是也告朔者每歲之終天子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政於諸侯也大戴禮虞戴德篇曰天子告朔於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是其事也八佾篇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劉氏台拱論語駢枝謂以特羊餼天子告朔之使是爲告朔之餼羊此最得之周初之制每歲之末天子遣使以來歲十二月之朔頒告諸侯是曰告朔每月之末有司以月朔告于君是

曰告月諸侯乃於朔日服皮弁服朝于大廟使大夫奉天子命而北面受之是曰聽朔亦曰視朔視聽一也周自平王以後告朔之使不行矣而魯有司每歲以餼羊供則猶如故也魯自文公以後視朔之禮亦久廢矣而魯有司每月以月朔告則猶如故也豈非魯秉周禮之明驗歟公羊子固傳春秋者而猶不知告月告朔之有辨左穀之徒復何譏焉於是告朔也告月也視朔聽朔也三者混而爲一學者不復致詳而古制之湮古義之晦由來久矣愚因此經朝服非皮弁服而知告月之非聽朔又因此經言告月八佾篇言告朔而知告朔之非告月反覆推求於古制得其大概好古之士儻有取乎

必有明衣耳

孔曰以布爲沐浴衣正義曰將祭而齊則必沐浴浴竟而著明衣所以明絜其體也昔景二公本不平民書猶未槪謹按孔注云以布爲沐浴衣者猶云以布爲齊衣耳齊必沐浴故古語卽謂齊爲沐浴哀十四年左傳陳恆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論語作孔子沐浴而朝是沐浴卽齊也邢氏誤會注意遂以明衣爲親身之衣而有明絜其體之說按儀禮士昏禮姆加景鄭注曰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也景亦明也是鄭意以明衣爲加之於外者非親身之衣也士喪禮明衣裳用布鄭注曰所以親身爲圭絜也此乃死者所用其制迥異於生邢氏以

士喪禮之明衣爲齊之明衣殆不可從也

式負版者

孔曰負版者負邦國之圖籍

樾謹按負版之文他書未見孔亦望文爲說耳負版疑負販之誤或版販同聲古文通用也式負版者與上句凶服者式之共爲一事言子見凶服者必式雖負販者亦式之也禮記曲禮篇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卽可以說此經矣孔以凶服爲一事負版爲一事然經文不曰式凶服者式負版者是二句本不平列舊說殆未得也爾雅釋蟲傳負版亦卽負販也此蟲喜負重故以人之負販者爲比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一終

長沙王賓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二南菁書院

羣經平議三十一 德清俞樾蔭甫著

論語二

皆不及門也

先進

鄭曰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樾謹按門者大夫之私朝也尚書堯典篇闢四門詩緇衣篇

正義引鄭注曰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

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

後之取法于前也又周官大司馬職帥以門名鄭注曰帥謂

軍將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軍將皆命卿

古者軍將蓋爲營治於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皆上卿爲軍將者也是古者卿大夫私朝在國門故其適子謂之門子而左傳有晉政多門之語足見鄭義之有據春秋之季世卿專政其出自庶姓者必先由家臣而後得進爲公臣晉史駢衛大夫偃之類是也此云不及門者言不得登大夫之朝也是時以及門爲進身之始故夫子云然門且不得及欲進而升諸公更不可得矣下文言語政事諸賢多仕于季氏而夫子以爲不及門蓋其時猶未仕也鄭注以不及門爲不及仕進之門正得夫子之旨但所說未備故後儒別爲之說然經云不及門不云在門則終以古義爲安也

季氏富於周公

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正義曰魯其後也

樾謹按此周公非周公旦也擬人必以其倫以季氏而擬周公非其倫矣所謂周公乃春秋時之周公如周公黑肩周公閱是也蓋欲言季氏之富而但舉晉韓魏齊陳氏之屬與之比較則本爲同列卽富過之亦不足深罪故必曰富於周公以見季氏以侯國之卿而富過於王朝之宰也泰伯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孔注曰周公者周公旦正義曰以春秋之世別有周公恐與彼相嫌故注者明之然則孔注於此章不曰周公旦明是春秋時之周公正義乃曰魯其後也失經意且失注意矣

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

樾謹按以聚斂爲急賦稅誣賢者矣爾雅釋詁曰斂聚也是聚斂二字同義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竊謂冉有爲季氏聚斂乃民聚而非財聚也蓋冉子爲季氏宰必爲之容民畜眾使季氏私邑民人親附日益富庶禮曰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若冉有者可謂畜聚之臣矣故孔子以爲可使治賦若惟是急賦稅而已曾是以爲治賦乎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蓋人民日眾田野日闢故計一歲所賦之粟倍於他日趙岐注以爲多斂賦粟非也冉有之罪正與辟草萊任土地者同科猶云吾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以富桀罪冉子可也以爲多斂賦粟則非也古之所謂民賊者尙不至此而況冉子乎

回也其庶乎屢空

集解曰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

樾謹按屢字說文所無古字止作婁說文女部婁空也從母中女婁空之意也婁空二字卽本此經蓋古語有如此而許君猶及知之也凡物空者無不明故以人言則曰離婁孟子離婁之明是也以屋言則曰麗廡說文囧部曰窗牖麗廡闔

明是也離與麗皆婁字之雙聲長言之曰離婁曰麗慶實卽
婁空之義而已孔子以婁空稱顏子蓋謂顏子之心通達無
滯亦若窗牖之麗慶闡明也終日不違無所不說竝其證也
史記伯夷列傳回也屢空糟糠不厭是史公已不達屢空之
旨何氏前一說蓋以經師舊說故首列之其後一說則以舊
義未安而自爲之說雖於屢字未得其解而意稍近之矣回
之婁空與賜之億則屢中正相對婁空者通達無滯故聞一
知十也億則屢中者推測而知故聞一知二也屢中之屢依
古字亦止作婁而義則有異訓數訓每可施於下婁字不可
施於上婁字也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

集解曰賜不受教命唯財貨是殖又平注曰貨殖也貨殖
樾謹按子貢之賢何至不受教命何氏此解不可通也不受
命而貨殖自是一事古者商賈皆官主之故呂氏春秋上農
篇曰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高
誘注曰三官農工賈也以周禮考之質劑掌於官度量純制
掌於官貨賄之璽節掌於官下至春秋之世晉則絳之富商
韋藩木槌以過於朝鄭則商人之一環必以告君大夫蓋猶
皆受命於官也若夫不受命於官而自以其財市賤鬻貴逐
什一之利是謂不受命而貨殖管子乘馬篇曰賈知賈之貴
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此其濫觴歟蓋不屬於官卽不得
列於太宰之九職故不曰商賈而曰貨殖子貢以聖門高第

亦復爲之陶朱曰白圭之徒由此起也太史公以貨殖立傳而首列子貢有開必先在于貢固不得而辭矣

攝乎大國之間

包曰攝迫也

槌謹按攝猶籥也說文竹部籥箛也徐鍇繫傳曰今俗作鑼然則攝之通作籥猶籥之俗作鑼也周官司弓矢職鄭注曰並夾矢籥也是籥有夾義籥乎大國之間猶云夾乎大國之間包注未得

鏗爾舍瑟而作

孔曰鏗者投瑟之聲

槌謹按說文収部収堅也讀若鏗鏘又手部擗擗頭也讀若

鏗爾舍瑟而作然則詩意以鏗爾之鏗異乎鏗鏘之鏗鏗鏘以聲言鏗爾不以聲言此本與子路率爾而作相對鏗爾者作之貌非舍瑟之聲說文手部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鏗爾之鏗疑卽赤舄擊擊之擊赤舄擊擊卽由擊之訓固而引申之當是鎮定之貌足容重故以擊擊擬之鏗爾舍瑟而作言擊擊然舍瑟而作也安詳審慎與子路之率爾而作氣象不同矣因其字作鏗說者遂以爲舍瑟之聲一舍瑟耳何必取其聲而形容之乎說文引經每不舉全文若鏗爾是舍瑟聲則但云鏗爾舍瑟足矣惟其爲作之貌故必連而作二字引之也據玉篇手部引此經作擗爾是顧野王所見論語初不作鏗鏘字何必定以聲言乎

浴乎沂風乎舞雩

包曰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

樾謹按世傳韓昌黎論語筆解皆不足采惟此經浴字謂是沿字之誤則似較舊說爲安風之言放也詩北山篇或出入風議鄭箋云風放也僖四年左傳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尙書柴誓正義引賈逵注曰風放也風與放一聲之轉風乎舞雩者放乎舞雩也沿乎沂放乎舞雩猶孟子曰遵海而南放乎琅邪矣

克己復禮爲仁

顏淵

馬曰克己約身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正義曰此注克訓爲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

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

樾謹按孔注訓克爲能是也此當以己復禮三字連文己復禮者身復禮也謂身歸復於禮也能身復禮卽爲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下文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必如孔注然後文義一貫孔子之意以己與人對不以己與禮對也正義不能申明孔注而漫引劉說以申馬注約身之義而經意遂晦矣昭十二年左右傳因楚靈王不能自克而引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則正訓克爲勝左氏晚出先儒致疑凡此之類皆不足據

君子敬而無失

正義曰君子但當敬慎而無過失

樾謹按失當讀爲佚周官大宗伯鄭注以防其淫失釋文曰失本亦作佚莊子徐無鬼篇若卹若失釋文曰失司馬本作佚是失與佚通言君子敬而無敢佚樂也敬而無佚與恭而有禮對文無佚申言敬有禮申言恭也若過失則敬與恭皆不可有不得專屬之敬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孔曰虎豹與犬羊別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邪

樾謹按四句一氣相屬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正申明文猶質也質猶文也之意蓋虎豹所以有文犬羊所以無文者以

其毛也若以鞞而論則一而已矣文質之異異乎其在外者也至其中之所存如君臣之主敬父子之主恩不以文而有加不以質而有損也故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孔解上二句未得其義故並下二句而失之

主忠信從義

包曰從義見義則從意而從之

樾謹按主忠信謂所主者必忠信之人如孔子主司城貞子之比說已見學而篇矣至包氏以從義爲從意從之其說迂曲殆非也從當爲從述而篇聞義不能從阮氏校勘記曰高麗本作從是其證矣所主者必忠信所從者必義是謂崇德主忠信從義皆以交際言故下文辨惑亦舉愛惡明之孔子

所言皆待人接物之道後儒陳義雖高未見及此矣
慮以下人

馬曰其志慮常欲以下人

樾謹按廣雅釋訓曰無慮都凡也漢書食貨志曰天下大氏
無慮皆鑄金錢矣無慮與大氏同古人自有複語耳亦或止
言慮賈誼傳慮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慮卽無慮亦猶大
氏也慮以下人之慮乃無慮之慮言察言觀色大氏以下人
也馬以志慮說之非是大元元瑩篇故君子內正而外馴每
以下人其句法卽本之此
先事後得
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

樾謹按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先事猶先勞也禮記
儒行篇先勞而後祿鄭注曰勞猶事也彼文勞與祿對故勞
當訓爲事猶云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此文事與得對則
事當訓爲勞猶云先難而後獲也事與勞義本得通孔不知
事之卽爲勞而云先勞於事則勞字轉爲增出矣曰醵合矣
先之勞之

子路

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
樾謹按先之勞之四字作一句讀猶陽貨篇曰使之聞之不
得因有兩之字而分爲二事也詩縣蠻篇爲之載之孟子滕
文公篇與之食之句法皆與此同先之勞之謂先民而任其
勞也天子親耕后親蠶之類皆其事矣孔謂先導以德然後

勞之似於文義未合下文子路請益而告以無倦蓋先任其勞則易倦故戒之也

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之類孟子類正義曰家始富有不言己才能所致但曰苟且聚合也又少有增多但曰苟且完全矣富有大備但苟且有此富美耳樾謹按論語苟字如苟有用我者苟正其身矣正義竝曰苟誠也此苟字義亦當同始有之時未必合也荆則曰誠合矣少有之時未必完也荆則曰誠完矣富有之時未必美也荆則曰誠美矣故曰善居室正義不得其旨誤以苟且釋之苟且富美義不可通因又加有此二字亦可見其說之未安矣又按正義以合爲聚合非是合猶足也孟子梁惠王篇是心

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下言合文異而義同蓋合與給通說文糸部給相足也始有之時或時匱乏未能給足而荆之意已以爲足也邢氏但知合之訓聚而不知合有足義由未達段借之旨耳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王曰勝殘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不用刑殺也樾謹按殺與虐義同故尚書呂刑篇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墨子尚同中篇作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宣十五年左傳鄆舒爲政而殺之潛夫論氏姓篇作鄆舒爲政而虐之竝其證也勝殘去殺者勝殘去虐也言善人爲邦百年則殘虐之事可以勝而去之也勝殘去殺實止一義分而爲二轉非經旨

吾黨有直躬者

孔曰直躬直身而行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樾謹按鄭說是也躬弓古通用耳若以直躬爲直身而行則
孔子亦當云吾黨之直躬者下文無躬字知躬是人名也因
其直而名之曰直躬猶因其狂而名之曰狂接輿殆楚語有
然歟至廣韵謂直姓出楚人直躬之後則又不然躬是其人
之名直非其人之姓也

不可以作巫醫

正義曰巫主接神治邪醫主療病
樾謹按楚詞天問篇曰化爲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曰言魃
死後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

通稱此云不可以作巫醫醫亦巫也廣雅釋詁曰醫巫也是
其證也荀子王制篇曰相陰陽占祲兆鑽龜陳卦主攘擇五
卜知其吉凶妖祥偃巫跛擊之事也蓋古者卜筮之事亦巫
祝掌之禮記緇衣篇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爲卜筮古
之遺言與彼言卜筮此言巫醫其義一也下文引易恆卦之
辭又曰不占而已矣皆以卜筮言與醫不涉正義分巫醫而
二之非古義矣

求爲後於魯

憲問

孔曰爲後立後也

樾謹按爲有也求爲後於魯者求有後於魯也孟子滕文公
篇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趙注曰爲有也爲之訓有古訓

有然詳見王氏引之經傳釋辭

夫如是奚而不喪

樾謹按奚而猶奚爲也言奚爲不喪也襄十四年左傳射爲禮乎太平御覽工執部引作射而禮乎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論語顏淵篇正義引作方里爲井竝其證也勿欺也而犯之

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

樾謹按能與而古通用孔氏所據本疑作能犯之故有能犯顏諫爭之說此章之旨蓋卽信而後諫之意未信則以爲謗已故惟勿欺者能犯之也孔子論諫曰吾從其諷本無取乎犯不得已而犯必以勿欺先之異乎悻悻小丈夫矣

子貢方人

孔曰比方人也

樾謹按廣雅釋詁曰方正也方人猶言正人周官司諫鄭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子貢方人卽所謂以道正人行者蓋亦朋友相切直之義釋文曰鄭本作謗人謗者言人之過失也襄十四年左傳庶人謗正義曰謗謂言人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然則方人謗人其義不殊孔以比方釋之未得其旨
正義曰栖栖猶皇皇也
樾謹按栖卽棲字詩六月篇六月棲棲毛傳曰棲棲簡閱貌

下云戎車既飭卽承六月棲棲而言是棲棲有整飭之意字亦通作萋有客篇有萋有且傳曰萋且敬慎貌箋云其來威儀萋萋且且蓋棲萋竝從妻聲妻之言齊也故棲棲萋萋竝與濟濟同文王篇濟濟多士傳曰濟濟多威儀也微生畝見孔子脩飭威儀疑其以此求悅於人故曰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晏子春秋外篇載晏子之言曰今孔丘盛聲樂以侈世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趨翔之節以觀眾此卽微生畝之意孔子答之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固謂固陋也疾固陋故栖栖是可得栖栖之義矣班固答賓戲曰是以聖哲之治棲棲皇皇孔席不暝墨突不黔則漢儒已不達栖栖之義邢氏承其說而曰栖栖猶皇皇也於是此章之義

全失矣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

集解曰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言此章字義未盡樾謹按荷蕢者之意以爲人既莫已知則但當爲已不必更爲人故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何氏增出信字轉非其旨果哉末之難矣

集解曰未知已志而便譏已所以爲果末無也無難者以其不能解已之道

樾謹按淮南子道應篇令不果往高誘注果誠也果哉末之難矣猶曰誠哉無難矣蓋如荷蕢者之言隨世以行已視孔子所爲難易相去何啻天壤故孔子聞其言而歎之一若深

喜其易者而甘爲其難之意自在言外聖人辭意微婉初非與之反唇也何解失之

闕黨童子將命

馬曰闕黨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樾謹按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正義曰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也闕黨黨名童子未冠者之稱將命謂傳賓主之語出入時闕黨之童子能傳賓主之命也或人見其童子能將命故問孔子曰此童子是自求進益之道也與孔子答或人言此童子非求進益者也乃是欲速成人者也邢氏此疏深得此章之旨蓋孔子見此童子違謙越禮深以爲非然則闕黨之人使童子將

命亦大非孔子之意也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於闕黨是闕黨之地孔子嘗居之其時適有童子將命一事故或人以爲問而孔子答之如此論語特記其言使人知長少之禮不可越也後人誤會馬注以爲孔子實使之於此章之義全失矣

君子固窮

衛靈公

樾謹按禮記哀公問篇固民是盡鄭注曰固猶故也是固故聲近義通君子固窮猶君子故窮言惟爲君子故窮困也明君子不妄干求宜至窮困正與亦有窮乎問意相對文選劉越石扶風歌夫子故有窮卽本諸此立則見其參於前也

包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

樾謹按參字義不可通如包氏注則不詞甚矣參當作𠂔玉篇曰𠂔尙書以爲參字蓋西伯伐黎篇乃罪多參在上古字作𠂔顧野王所見本尙有作𠂔者疑其以𠂔爲參故云然實則作𠂔者是也說文𠂔部𠂔案坡土爲牆壁象形尙書參在上論語參於前竝當作𠂔𠂔之言案也乃罪多𠂔在上言紂之罪積案在上也立則見其𠂔於前也言見其積案於前也且𠂔本象形字立則見其𠂔於前正聖人立言之精今作參則古字亡而古義亦晦矣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樾謹按之字漢石經作也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傳序亦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是古本如此當從之

卷之義爲收儀禮公食大夫禮有司卷三牲之俎鄭注曰卷猶收也懷之義爲歸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竝曰懷歸也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美其有道則出仕無道則卷收而歸也今作卷而懷之之字何所指乎

志士仁人

正義曰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

樾謹按志士卽知士也禮記緇衣篇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鄭注曰志猶知也楚詞天問篇師望在肆昌何志王注曰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是志與知義同列子湯問篇女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張

皇清經解
湛注曰志謂心智蓋志可爲知故亦可爲智論語每以仁知
並言此云志士仁人猶云知士仁人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正義以爲志善之士非是
孟子滕文公篇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此志字
亦當讀爲智韓詩外傳載巫馬期之言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是則孔子本以志士
仁人並稱與此章同孟子所引不備耳趙岐但據孟子文爲
注故曰志士守義者也勇士義勇者也恐非孔子之本意矣
樂則韶舞

注曰韶舜樂也

樾謹按舞當讀爲武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眾庶

五曰興舞論語八佾篇射不主皮馬注引作五曰興武莊十
年左傳經文以蔡侯獻舞歸穀梁作獻武詩序維清奏象舞
也獨斷曰維清奏象武之所歌也皆古人舞武通用之證樂
則韶武者則之言法也言樂當取法韶武也子於四代之樂
獨於韶武有盡美之論雖盡善未盡善微有低昂然尙論古
樂韶之後卽及武而夏殷之樂不與焉可知孔子之有取於
武矣夏時殷輅周寃皆以時代先後爲次若韶舞專指舜樂
則當首及之惟韶武非一代之樂故列於後且時言夏輅言
殷寃言周而韶舞不言虞則非止舜樂明矣
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正義曰不稱舉與立於朝廷也

榘謹按不與立於朝廷而但曰不與立文義未足立當讀爲位周官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注曰故書位作立立讀爲位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經公卽位爲公卽立然則不與立卽不與位言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之祿位也上句竊位作位字下句不與位作立字猶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子而子悅之作仕字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作士字也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榘謹按此章言謚法也周書謚法篇曰大行受大名細名受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春秋時列國大夫多得美謚細行而受大名名不稱矣故孔子言此明當依周公謚法不得溢美也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王曰或眾阿黨比周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好惡不可不察也
榘謹按阿黨比周解眾好必察之意特立不羣解眾惡必察之意是王肅所據本眾好句在眾惡句前潛夫論潛歎篇引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蓋漢時舊本如此今傳寫誤倒耳風俗通義正失篇引孔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雖文字小異而亦善在惡前可據以訂正
知及之仁不能守之

榘謹按後漢書班固傳論引此文作而不能守之視今本爲長知及之而不能守之謂無仁以守之也今作仁不能守夫旣仁矣又何不能守之有此蓋後人據下文改易而不知其

非也且如下文不莊以涖之若改易其文曰莊不能涖之豈可通乎當依范氏所引以正其誤下文言仁能守之則此文不能守之由於不仁其故自見正古文互見之妙也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樾謹按說文苟部苟自急救也敬字從苟爲意故義亦與苟通敬其事者急其事也正與後其食相對猶禮記儒行篇曰先勞而後祿矣

無乃爾是過與

季氏

樾謹按是當讀爲寔爾雅釋詁寔是也桓六年公羊傳曰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是與寔古蓋通用無乃爾是過與猶曰無乃爾寔是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曰吾令實過國語晉語簡

子曰善吾言實過矣竝與此經同義詩韓奕篇鄭箋曰趙魏之東實寔同聲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樾謹按寡貧二字傳寫互易此本作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貧以財言不均亦以財言財宜乎均不均則不如無財矣故不患貧而患不均也寡以人言不安亦以人言人宜平安不安則不如無人矣故不患寡而患不安也下文云均無貧此承上句言又云和無寡安無傾此承下句言觀均無貧之一語可知此文之誤易矣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可據以訂正

焉能繫而不食

陽貨

集解曰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樾謹按草木之類孰是能食者何獨匏瓜爲不食之物而以
取喻耶食當訓爲用易井初六井泥不食李鼎祚集解引虞
注曰食用也又國策衛策食高麗也老子而貴食母高誘河
上公注竝曰食用也是食之訓用乃古義也國語魯語曰夫
苦匏不材於人然則匏瓜乃無用於人之物故孔子言吾非
匏瓜安能繫於一處而不爲世用乎文選登樓賦懼匏瓜之
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按李氏集解引荀爽曰三者得正故
曰井渫不得據陰喻不得用故曰不食是井卦爻辭言不食
者其義竝爲不用古說如此非獨虞翻說也王仲宣以匏瓜
與井渫不食兩事合用是固以周易之不食解論語之不食

矣

鄉原德之賊也

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是賊亂德也一
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容媚
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樾謹按周注迂曲必非經旨如何晏說則與孟子一鄉皆稱
原人之說不合其義更非矣原當爲原說文人部原黠也鄉
原者一鄉中原黠之人也孟子說鄉原曰非之無舉也刺之
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絜則其
人之巧黠可知孔子恐其亂德蓋卽巧言亂德之意朱注謂
原與愿同雖視舊說爲勝然愿自是美名孔子曰佞而不愿

吾不知之矣則愿固孔子所取也一鄉皆以爲愿人當問其
果愿與否安得遽絕之爲德之賊且孟子所稱鄉原之行亦
非謹愿者所能爲也然則讀原爲愿抑猶未得其字矣
惡果敢而窒者

馬曰窒窒塞也正義曰謂好爲果敢窒塞人之善道
樾謹按窒當讀爲瑩說文至部瑩忿戾也從至至而復孫孫
遁也周書曰有夏氏之民叨瑩今尙書多方篇作憤憤與窒
古同字周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釋文曰窒劉本作憤
一切經音義卷九曰窒古文憤同然則論語之窒猶尙書之
憤竝爲瑩之段字果敢而瑩者言果敢而忿戾也馬訓爲窒
塞正義因以窒塞人之善道足成其義胥失之矣

年四十而見惡焉

樾謹按此章之旨自來失之子罕篇曰四五十而無聞焉
蓋泛論他人不能爲一概之詞故曰四五十言或四十或
五十亦屬辭之常也此文云年四十則爲據實之言非泛論
矣竊謂此章乃夫子自嘆也說文言部誣相毀也古每段惡
爲之漢書樊噲傳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師古注曰惡謂毀譖
言其罪惡也張禹傳數毀惡之注曰惡謂言其過惡文選鄒
陽獄中上書曰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李善注曰惡謂讒
短也竝是段惡爲誣據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三十五適齊
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公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
孔子斯言殆因此而發是時孔子之年固不可考厯聘紀年

謂畱齊七年則尼谿之沮或適值四十矣其終也已猶云吾已矣夫終與已其義同蓋孔子先是在魯不過爲委吏爲乘田未得一行其道及是景公欲用之是亦行道之兆也乃爲晏嬰所讒毀而止道之不行於此徵之矣故發此歎耳陽貨一篇終以孔子此言正見羣小專恣聖道不行非無意也其下微子篇所記皆仁人失所及巖野隱淪之士亦由此語發其端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微子

正義曰我非天下之人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
樾謹按兩與字竝語詞猶云吾非斯人之徒邪而誰邪其語意自有與斯人相親之意然讀兩與字爲相與之與則於文

義未得矣釋文曰徒與誰與竝如字又竝音餘當以音餘爲長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樾謹按分當讀爲糞聲近而誤也禮記王制篇百畝之分鄭注曰分或爲糞孟子萬章篇作百畝之糞是其證也兩不字竝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爾雅釋丘曰夷上洒下不濬郭注曰不發聲釋魚曰龜左倪不類右倪不若邢疏曰不發聲也古人多以不爲發聲之詞詩車攻篇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毛傳曰不驚驚也不盈盈也桑扈篇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此類不可勝數丈人蓋自言惟四體是勤五穀是糞而已焉知爾所謂夫子若

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此二句乃韵語或丈人引古諺歟

虞仲

樾謹按虞仲不詳何人舊說以爲仲雍非也仲雍在伯夷叔齊前百餘年豈當反列其後且仲雍旣君吳子孫世有吳國豈得目之爲民竊疑虞仲乃春秋時虞公之弟桓十年左傳虞叔有玉杜注以爲虞公之弟虞仲亦其類耳當時國君之弟每以伯仲繫國稱之若桓十七年蔡季莊二年紀季皆是也虞仲次伯夷叔齊之後殆亦讓國之賢公子乎書傳無徵宜從蓋闕顧氏炎武欲改虞仲爲吳仲恐反失之矣

君子不施其親

孔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

樾謹按陸氏釋文本施字作弛然弛施古字通用非有異義也孔訓施爲易卽用爾雅釋詁弛易也之訓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故戒使不易其親也有國家者往往任用外戚疏遠宗支豈非所謂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者乎不施易自不弛廢不易之意深不廢之意轉淺矣其字或可從釋文作弛其義仍當從孔注作易古說未可非也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子張

包曰言百工處其肆則事成正義曰肆謂官府造作之處也樾謹按肆者市中陳物之處故周官有肆長以肆爲官府造作之處於古未聞正義說非也周易說卦傳巽爲工李鼎祚

集解引虞翻曰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然則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言之是非事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邢氏誤解肆字不特臆說無徵且於喻意不見矣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包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

樾謹按經文兩孰字明分二事包注併爲一談非也先傳對後傳者而言性與天道未至其時不得聞而灑掃應對之事童而習之是先傳者也後倦對先倦者而言旣冠成人而後弟子之職不復躬親矣而嚮道而行忘身之老倦焉曰有孳

孳死而後已是後倦者也孰先傳焉孰後倦焉猶曰有小道焉有大道焉故繼之曰譬之草木區以別矣包氏所解未得經旨

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包曰言子張容儀之難及

樾謹按孔子論仁多以其易者言之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然則仁之不在乎難明矣子貢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其難也孔子告之以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何其易也孔子嘗謂師也過惟過故爲難能惟難能故未仁子游此論極合孔子論仁之旨非先以容儀難及美之而後以未仁

譏之也

其生也榮

孔曰故能生則榮顯

樾謹按國語晉語曰非以翟爲榮韋注曰榮樂也是古謂樂爲榮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言其生也民皆樂之其死也民皆哀之也榮與哀相對非榮顯之謂荀子解蔽篇生則天下歌死則四海哭語意與此相近

天之庥數在爾躬

堯曰

集解曰庥數謂列次也

樾謹按說文無從日庥聲之字蓋卽歷之異文禮記月令篇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鄭注曰歷猶次也與此

文天之庥數其義正同彼所歷者卿大夫至于庶民之數此所歷者帝王之數大小不同其爲歷次一也

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孔曰履殷湯名

樾謹按古本論語疑無履字尙書湯誥篇正義曰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又詩閟宮篇正義曰論語曰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以論語說舜受終于文祖宜總祭五帝是鄭康成以此節連上文舜亦以命禹讀之謂是舜禹之事若使有履字則明著湯名鄭豈容有誤乎國語周語王子晉說伯禹事曰皇天嘉之祚以天下韋昭注曰祚祿也論語曰帝臣

不蔽簡在帝心是也然則韋所見本尙無履字不然正文方說禹事何取以湯事爲證也近世學者多疑論語孔注是魏晉閒人僞作卽此一字誠有可疑蓋因墨子引湯誓與此文相似而悟鄭說之非乃於經文依墨子增入履字以實其說其後爲古文尙書遂竊此文入湯誥篇矣作僞者轉相師承遂得縣之日月而不刊亦非易事也

尊五美

正義曰當尊崇五者美事

樾謹按五種美事不得以尊崇爲言尊當讀爲遵方言遵行也遵五美言當遵行五美非尊崇之謂後漢書祭遵傳遵美屏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進四皆用論語文而字正作遵

知漢人舊讀固然矣

出納之吝

樾謹按此自言出之吝耳納則何吝之有因出納爲人之恆言故言出而並及納古人之辭如此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言失而並言得也游俠傳曰緩急人之所時有也言急而並言緩也此言出納亦猶是矣

謂之有司

孔曰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樾謹按周官泉府職與其有司辨而授之鄭注曰有司其所屬吏也儀禮士冠禮有司如主人服鄭注曰有司羣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也今時卒史及假吏皆

是也然則古所謂有司者至爲卑微故以從政之君子而得
有司之名卽與謂之虐謂之暴謂之賊一律矣孔注以有司
對人君言非是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
也有司對有位之君子而言故曾子告孟敬子亦曰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言無主而並言其出言出辭亦辭最定
無主言夫言夫而並言其出言出辭亦辭最定
言其出言出辭亦辭最定
言其出言出辭亦辭最定

出辭之各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三百九十二終

長沙王 賓校
善化劉 鐸

